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著作者 玉田趙紱章
出版者 莫釐錢青
印刷者 益新書社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分售處 南京新民書店
各省大書局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明末痛史序

昔人謂明末世局。如著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窒碍。嗟乎。四維不張。其來也漸矣。逆阹以還。士氣削盡。上書請建生祠者。遍海內。詎復有禮義廉恥。幾希之存。莊生云。哀莫大於心死。然則門戶傾軋。恩怨報復。相之庸也。將之蹇也。士卒之驕且橫也。以暨拊克聚斂。竭澤而漁。固相因以環生。勢之所必至也。狂瀾既倒。蓋非一手足之烈。所能挽矣。以故賢如思陵。忠如高陽。宜興。勇如文詔。傳庭。可法。諸將帥。曾無補於金甌之碎。而篝狐一興。天下瓦解。歷古羣盜披猖。亦未有若是之甚者也。顧潢池弄兵。詎滋他族。猶是抱仁負義。含齒戴髮。中原之赤子也。誰司民教。而令至是。此不得不溯原於四維之弛矣。然自崇禎以迄隆武。十餘年中。忠臣烈士。義夫節女。幾不勝書。類有琦節瑰行。彪炳天壤。於以見蒙泉剝果。天心之復。卽人道之昌。而奸佞讒諛之倫。不惜遺

臭。以釀亡國遺踪。其間足資歌泣而動流連者。尤足爲覆車之鑒。是在後之君子。善讀是書者。然近觀吾國世風。其於禮義廉恥何如也。其可慨也夫。其可懼也夫。

中華民國十一年陰曆十一月中莫釐錢愚欣序於海上益新社

明末痛史演義自序

龔定菴詩云。瓶花妥帖。鑪香定。覓我童心二十年。嗟乎。童心豈惟竹馬鷄碑。歷久不忘。凡最初性趣所託始。恆寢淫潛滋而弗衰。其間若斷若續。如塞泉如蘊火。一有所觸。火燃泉達。是真童心矣。惟予童心所託。殊自怪迂癖。非與象。凡紈綺嬉娛。狗馬博鞠之屬。避之若浼。顧獨嗜小說家言。以爲神遊異境中。有至樂。尤好沉潛。反覆尋其理趣之歸。當是時。先大夫需次濟南。予從諸兄授書寓塾。恆蹈隙走書肆。從賃書估。遍發其藏。不下千數百種。蓋晦明風雨。深宵燈火。予未嘗不伏案。家人竊謂予沈酣經史。而不知枕函中。多此等秘籍也。十餘年來。興亦稍倦。然人事之遷流。哀樂之感觸。與夫世路物情之險巖。之鬼蜮。又隨時隨地。皆無字句之小說也。以是蘊趣日益深。嗣海上新著颺起。輒見獵心喜。時復弄筆。然竊鄙新體所趨。無復骨格。恆欲仿雪芹

耐菴之精神。一吐胸中所欲言。爰取明末事跡。自崇禎以訖鄭氏入海。旁搜博采。廣列異聞。經緯相宣。一以章回舊體爲歸。其間起伏綜錯。波瀾筋脉。絢染描摹成書。具在無事自譽。嗚乎。午夜篝燈。躊躇擲筆。蓋猶是四十餘之老書生也。可憐哉。予之童心。

民國十一年陰歷六月中浣煥亭氏自敘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鏖兵
-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二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士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殪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靡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明末痛史演義 卷一

玉田趙絨章著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當日宋朝歐陽公有句文章道。國家盛衰興廢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他這話。是慨歎那歷代帝王。一個個留了個亡國榜樣。細按起來。都是自己向壞裏弄。橫征暴斂。荒淫無度。賢人隱。不肖昌。民不聊生。土崩瓦解。所以歐陽公注重到人事上。是警戒爲君的意思。却是這句話。若加在明朝崇禎皇帝身上。真是冤枉冤哉。這代皇帝。是竭力要好。稱得起勵精圖治。無如承天啓以來。國家元氣。被一個魏老公萬惡滔天。斲喪淨盡。譬如人命脉已絕。就是扁鵲復生。整日價參朮培補。也是無用。何況長白山龍興有運。天命攸歸。默默中成局已定。那夥流寇。竟彷彿奉了帝命。專爲破壞朱明國祚而生。所以明祚一日不盡。流寇一日不息。然而崇禎錯處。在用人多疑。依然信用太

監這些事兒。便沾着些人事了。著者常說隋煬帝生生樂死。崇禎帝生生苦死。一個是樂盡苦來。一個是苦盡也不知有樂。十七年富有四海。到頭來無寸土着足。宕悠悠懸在樹上。憑良心說。能說都是人事麼。然而直道自在人心。他雖有亡國之實。後人議論起。都以爲非亡國之君。這一點兒。差堪自慰了。閑言少敘。書入正文。且說陝西延安膚施縣。距城四十餘里。北鄉中有一個小小村落。名叫柳樹澗。便在這燕子嶺下。居民有百餘家。都是務農的居多。無事時連城市都不肯去。大家過起淳古日月。甚是自在。其中有位林先生。年紀六十有餘。在這小村中。便是有頭臉的人了。素來訓蒙爲業。因年紀大了。家內小康。便丟掉這事。只在家中納福。一日三月望後。這老頭兒早晨時光。方纔睡醒。只見滿牕紙上。似黃不黃。似紅不紅。昏漫漫的彷彿罩了一層紗幙。疑惑是家下柴草不慎。鬧起火燭。趕忙爬起。喊醒大家。跳到院外一

看却也作怪。只見滿天迷漫漫的。通是這般顏色。映得房櫳樹木。都絳陰陰的。此時村人也都走攏來。大家指指點點。吃驚打怪。也有說妖怪吐氣的。也有說旱燥所致的。嚷成一片。畢竟林先生讀過幾年書。有些見解。當下癡望一回。悶悶不樂。及至午後。那天色越法紅得血淋淋的。委實慘人。大家都驚得縮在屋內。不敢望了。過了數日。遠近傳說開。不但這村中這樣。連陝西全省。都是如此哩。一日林先生在村外閒步。覺得倦了。剛要回家。忽背後一人笑道。林伯伯康健哪。回首一望。却是村裏的劉住兒。此人一向在外邊當長隨。這兩年只在北京胡混。他主人是個給事中的官兒。當下劉住走來。唱了喏。林先生笑道。你想是告假來家了。劉住道。可不是麼。只爲忙碌。還不會去望伯伯哩。林先生道。一向不見你。很想與你談談。且到我家坐坐。當下兩人一面說。一面向林先生家走來。時當夏初。便在花架下。安了幾櫈。烹上茶來。

喝着閑談。林先生道。我縮在家中。無頭幪似的外邊事兒。一些不知。你從北京來。可有些新聞麼。我聽說當今主上。狠是英明。魏忠賢一班人。都輕輕殺掉了。住兒道。北京人們。也都大家相慶。說萬民有幸。天下要太平了。更聽得人傳說。今年新進士裏面。有一人。是北京人氏。姓史名可法。生得儀表出衆。黑燦燦的面龐。着實有些精神。這人家道貧寒。事母至孝。少年時節。曾在南城古廟內讀書。有天冬令時光。大風大雪。各家都靜悄悄的圍爐不出。那時左光斗老爺。方以御史巡視南城。這天大風雪裏。出來巡城。走到古廟前。想要進去暖暖歇息。便下馬來。命從人牽了。自己緩步而入。走到西廊下一間室內。只見有個少年書生。想是讀書倦了。正伏在案上盹睡。那樣嚴寒天氣。只穿件薄薄棉衣。左公點頭太息。見案上有一篇文章。壓在硯下。隨手拿起一閱。不由大吃一驚。原來那文字怎的有學咧。有識咧。又有甚麼忠義之氣。

咧。（恰合住兒口吻）登時對了左老爺的脾胃。不由敬愛起來。也忘了冷了。從大雪裏將自己皮裘脫下。親與他披在身上。可法也便驚醒。見是左公也甚爲驚異。不由舉手稱謝。兩人談起。更是投機。從此便認爲師生。時時給與膏火之費。可也好。人家也真不辱左老爺賞識。後來不是左老爺被忠賢所害。下了牢獄麼。那時魏監。好利害。人都怕沾連上。誰敢向獄前伸脚。提起左光斗三字。都掩了耳朵躲開。可法聞知。痛憤交併。幾次捱到獄前。都被獄卒呵叱回來。後來聞得左老爺受盡苦拷。非刑。還有甚麼炮烙刑法。可法越爲着急。左思右想。只得設法借當了三十兩銀子。攏在袖內。去尋那獄卒商量。說到痛苦處。不由兩淚交流。禁卒被誠意所動。居然心軟。又見了雪白的東西。不由接過道。不是這等說。你先生大情大義。難道我們當差的人。便不是爹娘養的。只是這干係。委實性命交關哩。你先生既一定要望望老

師須依我說。明日早晨。獄內掃除的當兒。你到這裏看機會罷。便與可法計較停當。可法只得依了。次日早晨。禁卒出來張望。果見可法忙忙走來。頭上挽起椎髻。穿一件破短衣。脚下草鞋。背着荆筐。提着糞帚。臉上還抹的塵灰。狼藉。禁卒點頭會意。假呵道。王二。你這廝幹活。真憊懶。人家都進去打掃半日了。快跟我來。一面嘮叨。一面引着進去。走到西邊一帶囚房前。禁卒目注第四間囚房。暗暗拉了可法一把。便自去了。可法會意。便丟下筐帚。跑進一望。好不痛徹心脾。住兒說到此處。拿起一杯茶。一氣喝了。又一面斟。一面向林先生道。伯伯你想。兩人見了。是怎樣光景。林先生歎道。無非是相抱大哭罷了。住兒拍膝道。喚不不。要是婆婆媽媽的。還成個左老爺麼。〔閑中着筆生動之極〕當時可法進去。只見左老爺將脊背靠着土牆。半蹲半坐的。蹶在就地一張破籬上。面目已辨不清。青一搭。紫一搭。焦焦爛爛。纏着鬚髮。如

火燒鍾馗一般。（奇語）那左腿自膝蓋以下。簡直脫爛了。可法見此光景。不由跪到面前。抱住雙膝。嗚咽起來。林先生道。還是相抱大哭了。住兒握手道。伯伯聽罷。（活跳如生）左老爺猛然聽得。甚爲詫異。細聽竟是可法的聲音。苦的是目睫腫壞。開不得。忙儘力用指攢開眼皮。見是可法。不由怒起。眼光炯炯。火一般。注定可法。大聲道。你這糊塗人。這是甚等地處。冒死來此作甚。主上事兒壞到這樣。我們這班人。多活一人。多一個給國家分憂的。你怎麼輕身蹈難。學兒女無益的愁悲。這是我期望你的意思麼。再不快去。我便先打煞你。說着氣吼吼的。滿地去摸刑械。要打。可法又痛又懼。怔怔的一句話也說不出。恰好禁卒跑來。催他出去。忙泣拜而出。後來可法每向人道。我那老師。真是一個鐵鑄的人哩。伯伯你想。史可法既是左老爺契重的人。現又中了進士。（又合住兒見解）將來不會錯的。林先生又談長說短。提

起那日天色可怪來。住兒道。北京春天時。有一日落了些黃土。那氣味還帶些腥臊。也是異事。林先生道。你那年北去。不是同你外甥叫狗兒的。同去的麼。他現在作甚事兒。住兒道。不要提起。也是他連氣低。他好好的在昌平駟站上。當駟夫。這項事兒。本是歸納窮民的。不想我主人隔壁。有一個劉給事中。官名是個懋字。因針尖大的事。遷怒到駟站上。拿出通身本領。上了一道摺子。說那駟站。怎的冗費國帑。怎的中飽官吏。說得條條有理。恰好主上正在搜節國用。見這官兒說的不錯。竟自準奏。裁去各處駟站。所以我外甥也沾了劉官兒的光。把飯碗砸掉。也不知他流落在那裏了。伯伯你打量劉官。是爲國打算麼。說來笑煞人。他因受了他婆子的氣。林先生嘆喏一笑道。怪極了。這等大題目。怎裏面還牽扯着婆子。住兒道。不然也不好笑了。便是這劉官兒。此番赴京之先。在家中與他婆子。嘔着納妾。他婆子原是個潑辣

貨。這等話兒。那裏願聽。當時大鬧一場。噪了個把月。也沒些理會。劉官兒此心不死。便暗中布置。瞞過他婆子。私下裏收了個美妾。安頓在別處。赴京之時。悄悄帶了同走。本打算到京寓後。將那妾慢慢藏好。便是他婆子有些風聞。也不要緊了。那知事不湊巧。偏偏在路上。逢着一個駟夫。是他的當家孫兒。要回家去。不免廝見了。各分各路。他那族孫到家。見了他婆子。無意中提起來。便道。奶奶怎麼儂在家裏受清風。俺爺新娶的姨姨。一路上花枝招展。前呼後擁。好不氣概哩。他婆子一聽。如一桶冰水。灌在頂上。一股憤氣。直透九霄。登時促集婢僕。就本處駟裏。討了上好的脚力。便如趕三關一般。不分晝夜。馬不停蹄。飛也似趕來。那日劉官退朝後。換了便衣。正擁着美人在密室中說笑。只聽前庭。一陣人喊馬嘶。方要查問。只見一個家人。飛跑報道。太太到了。劉官兒出其不意。登時呆在椅上。就見他婆子雄糾糾的。塵土滿面。

連累帶氣。青着面孔。領婢女等搶將進來。一把拖住美妾。不問皂白。一掌向臉上刷去。五條指印。早現在粉嫩的腮上。採打盡興。然後一咕嚕臥在就地。打的自己臉。一片山響。號哭起來。那美妾一旁。戰抖抖的啼哭。劉官兒又驚又愧。作好作歹。方勸的暫住號哭。立刻命媒婆。領美妾出門變賣了。方纔罷手。劉官兒憤無可洩。想起洩漏機密。是那當駙夫的族孫。若不是本處駙裏腳力快。又便當他婆子也未必來的這樣快法。真是急雷不掩耳。金屋未成。嬌娃已失。如此一想。恨這駙站。不可開交了。因此便上了裁駙站的疏兒。林先生道。笑談笑談。怎的他們官兒作事。裏面都有許多曲折。真是螞蟻兒爬螺壳。彎彎轉轉。人便作夢。也想不到。住兒道。提起夢來。我方纔談的那史進士。還有奇處。人都傳說他降生之時。他老太太夢見一位紅袍玉帶的官員。自稱是甚麼宋朝的文丞相哩。將來他怕不官居一品麼。林先生道。這夢裏

事兒。真有很難思索的。我生平有個異夢。一向裝在肚裏。這話提起有二十幾年了。咱們村東。不是那東土橋麼。離這裏二里多路。那年我在那裏開個學館。有一天日色平西時分。我回家來。那天氣本陰得沉沉的。走到半路。下起雨來。越下越大。你還記得挨着道口井旁。不是有座東嶽廟麼。我跑到那裏。想避避雨。再走不遲。只是那廟。早破爛得不堪。牆垣倒塌。丹青剝落。急切裏無處可安身。我望望正殿香案下。還稍爲好點。忙走進席地坐了。以爲雨少住。便可走了。那知那雨。傾盆似的潑來。風聲如吼。殷雷大作。紫溜溜的電光。一閃一閃。照得殿上殘缺泥像。一個個皆牙裂嘴。好不怕人。簷前水溜。如瀑布一般。再望望廟外湯湯的水響。料想無法走了一煩悶。磕睡上來。恍惚中見廟內淨潔非常。兩廊下人語喧譁。夫役奔走。洒掃階道。廊左面還有極整齊的廚篷。豬羊堆積。百十個廚子。刀砧紛綸。響成一片。再望望堂上。已鋪

設得錦天繡地。臃腫粗的雕花大燭。點得火龍一般。卽有一人。頭戴王冠。紅袍烏靴。指揮手下人。安排筵席。一旁擺列鼓樂。彷彿接應甚廢貴客似的。這時廟外。探馬鈴聲。鞭炮聲。廟門明燈結綵。紛紛攘攘。鬧得烏煙瘴氣。少時一騎飛也似闖來。大聲報道。星君下界了。就這聲裏。那紅袍人早踉跟趨出廟外。我不由也攙在衆人內。出廟張望。只見遠遠雲端裏。一簇人馬。戈戟如霜。擁定一乘大轎。飛奔落地。兩旁皆是二八仙娥。執着旌幢幡蓋。吹着笙簫細樂。黑壓壓鐵騎。擁在後面。紅袍人那敢怠慢。忙側身趨進。道旁恭候。大氣兒都不敢出。那轎兒將到廟門。轎中人霹靂似的。喝聲住。就見轎內。大攬步走出一人。生得靛面紅髮。劍眉虎口。兇猛非常。紅袍人緊跟在後。一同進了正殿。赤髮人更不謙讓。直向正中席上。高高坐了。兩目兇光。閃閃不定。紅袍人忙上前參謁過。便退在旁席陪坐。那赤髮人伸出巨靈般的手。拍案叫道。快

快飯來。莫誤我事。紅袍人忙命階下傳餐。便有青衣人等。穿梭似的將珍羞捧上。羅列滿案。赤髮人便據案大嚼起來。隨來兵衛。都在兩廡供給。霎時間鼓樂齊鳴。仙娥歌舞。少時飯畢。青衣人等趕忙撤除筵席。紅袍人一回首。一個小吏捧進筆硯。紅袍人接過。親呈到正案上。向赤髮人打恭道。今逢星君臨凡。雖是奉上帝之命。亦是下民刼運當然。在刼之人。都有冊籍。便請星君勾決。說罷。又一個小吏跪進冊籍。紅袍人接過。一本本列在赤髮人面前。我偷眼望去。有六七本。都注着省分。那紅袍人又拱手道。吾職司東嶽。以好生爲德。特請星君。在應刼之人中。十分中留得三二分。便感恩不淺了。赤髮人乍聽此話。大怒。殺氣滿面。少時略點點頭。便提筆將各冊一陣亂抹。末後焦燥起來。將最後一本冊子。上面注着四川字樣的。把來按在硯上。一陣擦抹。摔在一旁。長嘯一聲。挺身便走。騎士傳呼。鼓樂大作。紛紛擁護大轎起行。紅

袍人忙躡衣趨送。只見廟門外一片光明。紅雲湧起。簇定大轎。冉冉投向咱這村中去了。我那時忘其所以。便拉住一個青衣。悄悄問道。此是何人。如此氣勢。他答道。便是你的學生哩。我吃了一驚。睜眼一望。那裏還有些影兒。東方已淡微微透出亮光。自己仍坐在香案之下。那天晴得水措似的。我便忙忙回家。叩門進去。只見案上有一盤喜蛋。便向老妻道。是那裏送來的。老妻道。昨夜村西頭張嫂兒。添了個大娃娃。方纔不多時送來的。我詫異了好幾日。後來這個娃子。七八歲上。他老子便送他到我這裏念書。我給他取名獻忠。以爲總該聰明出衆。那知魯笨非常。性氣粗猛。合同學廝打。動不動鼻青臉腫。上了兩年學。我把他趕掉了。你說這夢新奇不新奇。住兒道。正是呢。兩人又談了一回。方散。後事如何。下回便見。

借林先生劉住一席話。以作楔子。閒閒寫來。已將全書筋節。處處牽動。裁

駟着流寇之始。述新進士隱照後半部之主人翁。提綱挈領。章法渾然。妙在不落痕迹。此等筆力。非復時賢所及。至其刻畫入微。尤爲稗官正宗。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且說大明崇禎元年。皇帝正位以來。真是宵衣旰食。力除弊政。這朝皇帝。御名由檢。初封信王。爲皇五帝入承大統。未經改元之先。已將魏忠賢。崔呈秀。一班奸黨。次第誅戮。明正國典。在朝諸臣。也都換了一班人物。惟有這時遼東兵事日亟。清兵時時侵略。邊郡九邊要塞之處。都設了重兵鎮守。又兼連年歉收。國用空虛。那朝內各大臣。又各分門戶。互相攻訐。都被皇上看在眼里。時常在宮恨道。在廷諸臣。無一人堪當大事。還虧得周皇后賢明柔順。時常勸解。一日退朝。剛入便殿歇息。只見御案上一個黃袱。不由詫異。解開來看。却是一張小柬。上有幾個字兒。道。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離離奇。

奇不知說的是何言語。當時宸衷大怒，便要根究。又一想此等禁地，竟發現這樣妖書。出於情理之外。若一根究，恐張揚開，也非國家體貌。因此只切責內臣耳目不慎，將字柬燒掉，却是越法悶悶不樂。一日想起遼東事重，須選個文武全材督師方妥。恰好宰臣上摺，請起用以先忤魏監的一班人。皇上細看所列的名字，看到袁崇煥三字，忽然心一動。當時便傳旨，命崇煥督師遼薊，進職兵部尚書。你道崇煥是那個？他是廣東東莞縣人氏，字元素。初爲甯遠兵備僉事，累著戰功，擢爲遼東巡撫。那年清兵圍攻錦州，並及甯遠。崇煥竭力守禦，究以兵勢不敵，被清兵毀掉大小清河兩城而去。所以被魏監壞掉了官職。此人談兵擊劍，真真是個將才。不多幾日，崇煥奉命來京。皇帝特駕幸平臺，文武分班，十分整肅。召他進見，崇煥拜覲天顏，伏俯在地。皇帝便賜問他怎樣可以平復遼東。崇煥鬮鬮的奏道：小臣受陛下殊恩，惟思

捐軀報國。如能一切從臣計畫。便宜行事。有五年光景。那各全遼禍亂。必可平復。皇帝聞奏。點點頭兒。退座少息。當時文臣中。有位許給事中。聽得崇煥不費吹灰之力。輕輕的就敢說五年平遼。不由心內沉吟。見皇帝退坐少息。他便趁這當兒。悄悄的問崇煥道。袁兄。你說五年平遼。這話兒辦的到麼。莫非你委實的有些把握麼。崇煥怔了怔道。不是這等說。我因皇上終日焦慮遼事。所以如此說法。好使聖心安慰。安慰罷了。許官兒不由悄悄伸舌道。我的袁兄。這是玩嘴弄舌的事體麼。你想皇上何等英明。你既大包大攬。說了這大話。將來要接着葫蘆挖子。怎樣好呢。崇煥一想。不由得呆了半晌。悔之不及。只好肚裏打稿兒。少時皇上登坐。崇煥忙奏道。遼東敵禍。根蒂堅固。本不易料理得手。今皇上既以委臣。臣自當盡力效命。但是這五年中。臣在任時。轉軍餉。給器械。以至用人及調兵。選將各事。須戶部工部吏部兵部。事事

相應方好。如此中外一氣。不慮掣肘。事總有濟哩。皇上聽了。更不躊躇。飭令四部。皆如崇煥所說。崇煥無奈。又奏道。臣本疎賤小臣。幸蒙恩遇。只是一出國門。便成萬里。恐妬能忌功之人。便是不來使權壞臣事。也恐用意見淆亂聖心。皇帝不由改容起身道。卿所奏亦是。但朕自有主持。不必多慮。朕當賜卿上方劍。以重事權。一切皆假卿便宜。諭罷。啓駕回宮。羣臣各散。崇煥雖然心下怙懣。却是新被寵命。榮耀非常。依然十分高興。帶了心腹將士。匆匆赴任去了。過了個把月。方在軍中佈置的。有些條理。那知所轄的甯遠地方。忽然起了兵變。原來那裏鎮守的兵丁。都是川湖的人居多。共有十餘營之衆。那時軍餉不給。竟欠了四月有餘。況且屢經兵燹之地。商民憔悴。物力凋敝。便是地面上搜來些錢穀。管得甚事。日延一日。不免軍心浮動起來。各營中每每成羣作隊。交頭接耳。也是合當有事。這甯遠城中。有個潑皮秀才。狡猾

多端。終日遇事生風。設機射利。連官府中也懼他三分。他有數十畝良田。在城外。一日他與人調停了些訟事。暗中落了數百兩花銀。心中高興。便約了在事諸人。及他的黨類。在一個私倡家。大排筵宴。吃個和事酒兒。正在歡呼暢飲的當兒。那倡女斟了一巡酒。只唱得一支曲兒。忽見虔婆在簾兒外。衣影宕了一宕。那倡女當衆人喧呼時節。便悄悄的走出。好半日不見。秀才只顧信口開河。誇他調停功績。怎樣的費手。怎樣的排解。例不會理會倡女。其中有個乖覺的。早已瞧科。便想打趣他。挫挫他的高興。便向衆人道。子弟有子弟門徑。這風月場中。不是人人可以插脚的。你看我們村牛似的。倒將這先生的妙人兒。給嚇跑了。說罷哈哈大笑。王秀才一尋。果然不見。當時落不下台。不由拍案喊動起來。那倡女聽得驚蝴蝶似的跑進。附着他耳朵悄悄的道。快些悄沒聲的。不是耍處。便是那當兒來了個營兵。不過在我房中。

喝喝茶罷了。少時便要去。何苦惹他。何須不便。當秀才一來有了酒。二來疑
 他撒謊巧辨。越法心頭火起。也不顧衆客。兩手將案一掀。嘩唧一聲。杯盤碎
 一地。便大罵起來道。甚麼混張營兵。這樣大胆。他犯這斫頭軍法。可知道麼。
 此時衆客東側西歪的。提着衣服亂抖。只道怎的怎的。那倡女嚇的臉都白
 了。就見那營兵。吼了一聲。大抄步奔進。直取王秀才。衆客慌忙攔住。陪起許
 多小心。隔這衆人。還叫罵了一場。那營兵覺着自己孤身。只得憤憤的去
 了。只是這口氣按捺不下。過了幾日。踹準了王秀才田的坐落。那時七八月
 之間。秋稼正茂。將要收成了。他約十餘個同伴。就這塊田地裏。便將戰馬一
 放。連吃帶踏。作踐的幾乎土平。王秀才得知。那裏肯罷。便指名控到該營營
 官那裏。這營官正在少年氣盛時候。也不加思忖。不消兩個時辰。那營兵的
 一顆腦袋。已高高的號令出來。各營兵丁見了大憤。都道。我們空這肚皮。替

國家出力。這點小事體。便斫掉了頭。索性大鬧一場。難道皇帝老子。還問一個人要兩顆頭麼。這營中便齊齊的暴雷似吶了一聲喊。各執器械。盡湧而出。早有一隊兵。奔到王秀才家。殺搶起來。接着掠到各街坊。放起火來。霎時間。火光燭天。殺聲動地。那位營官。早已死在亂刀之下。其餘十三營的兵。久已浮動要變。趁此時光。響應起來。滿城中亂得一團糟。那時巡撫畢自肅。與總兵官朱梅。雖有親衛兵丁。却是寡不敵衆。混殺良久。攻入衙內。都把來網得餓餽似的。擁到城上。高高的吊在城樓。撥了一隊兵看守。其餘各處搜劫銀物。這當兒畢巡撫。却有幾名心腹勇士。領着百餘名家將。奮勇將自肅救出。奔到左中所地面暫避。却是明朝法度利害。自知罪在必誅。便草了一道遺摺。自劾。望闕再拜。自刎而死。不題。且說袁崇煥。聞得兵變消息。吃一大驚。趕緊酌點軍馬。飛風似的跑來。那亂兵一時之憤。其中並無頭惱。此時都搶

得金銀纏腰。誰還有心戀戰。崇煥兵到。兩下殺一場。亂兵便四散逃去。其餘投械歸誠。也就勢撫定了。一切善後。不必細表。却是崇煥經此一番。越法覺得遠來的戍兵。多靠不住。便是將領。也是本地人相宜。他有室家桑梓之戀。這兵變之事。是不多見的。况他早有一番議論。是以遼人治遼。上過奏議的。因此思忖一回。調了兩個裨將。都是在他部下。身經百戰的。一個是祖大壽。一個是何可綱。都是遼東人氏。命大壽駐軍錦州。可綱隨自己。就駐甯遠。却將薊鎮的兵官趙率教調駐在山海關門。雖是佈置的井井有條。無奈那時國用總是不給。日復一日。那錦州薊鎮兩處兵。不斷的呼起庚癸來。這消息報到朝廷。宸衷甚爲悶悶。當時戶部尙書畢自嚴。揣念聖意。便上言國家一歲出項。多於入項一百十三萬有餘。那內庭種種費用。還不在內。臣謹條列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諸事。祈聖鑒施行。皇上正憂國用。便

一一準奏。那知這等羅掘。民窮盜起。滔天之禍。從此種下根了。這且不表。且說這時朝中有兩個巧宦。一個是烏程人氏。姓溫名體仁。字長卿。現居禮部尙書之職。一個姓周名延儒。字玉繩。宜興人氏。官居侍郎。這兩人才情都是善窺上意。圓滑無比。實實是個清客才料。當那錦州譁餉之時。袁崇煥忙請給軍用。他便上奏說。昔日關門。不過防敵。今日更須防兵。偷因譁餉。便給餉。如九邊處處鬧起。如何是好。且安知不是驕將煽動。要挾皇上。此時本疑心着邊將。他就看透此意了。當時天顏喜動。便狠屬意於他。一日首輔缺人。下詔命諸臣會推。這會推故事。便是古時廷推岳薦的意思。狠是重大。諸臣列上被推人名。是禮部侍郎錢謙益。都給事章允儒。一千人十餘名。請皇上點用。偏偏將溫周二。人拋在腦後。你想這等熱中的人。怎不與妖作怪。那體仁素知上性多疑。總以爲朝臣朋黨植私。他便抓個由頭。上奏道。錢謙益雖有

文名。人品不端。不當入閣臣之選。前者他典試浙江。與舉子錢千秋關節納賂。都有成案的。其實這事。係奸人招搖誣及謙益。所以當時。僅僅奪俸。皇上見奏。果然心下怙愾起來。便親御文華殿。宣閣部科道諸官。並謙益體仁。面質清白。謙益還蒙在鼓裏。並不知體仁暗下毒手。體仁口材。本是好的。當時便滔滔汨汨。連譏帶呵。將謙益問得張口結舌。這時章允儒聽得不平。向體仁分辨幾句。氣憤頭上。聲音高了些。皇上怒道。甚麼所在。這等放肆。喝令付獄。早有值殿武士。將他扞出。諸臣等面面相看。作聲不得。却無一人。幫體仁說話。獨有延儒道。會推名爲大公。其實主持的不過一二人。誰敢多言取禍。延儒不忍主上孤立。所以上言千秋事。成案具在。何必再問。皇上望望諸臣。歎息道。不是體仁。幾誤朕大事。當時降旨。謙益削職。並牽連允儒和謙益同縣的人。瞿式耜給事一千人。都降的降。罰的罰。好不晦氣。從此溫周二人出

了頭角。簡在帝心。却是錢瞿兩人也都是絕頂才調。怎肯便不望進用。當時只得暫避風頭。相時而動罷了。（伏線）那知溫周如此一來。倒暗中作成一人。凡被廷推的人。都不用出自上心。用韓爌爲首輔。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陝西地面。連年大饑。民間生活艱難。老弱的只好尋些草根木皮。嚼在肚內。也不知死了多少。那少壯的。大半流入四方。只圖餬口。那作的事體也就急不暇擇了。偏偏頭兩年。巡撫陝西。並巡撫延綏的官兒。都是魏監的狗黨。蒞任以來。諸班剝削。下屬承他之意。都取之民間。打點自己的地位。有個輕薄人在他轅門照壁上寫了四個大字。是天高三尺。他見了。猶自大喜。以爲頌揚他是青天了。那知是隱刺他挖去三尺地皮。這時他雖去了。那地方已是不堪。這時澄城縣中。有一個破落戶子弟。姓高名迎祥。生得長大精壯。平日價輪刀舞劍。專好在三五兩舍價胡撞。結交些不三不四的人。他有個族叔。

已死掉了。家資甚厚。只贖下他的寡孀。是個繼室。這迎祥手頭乏了。常常走去借貸。日復一日。未免討厭。一日又去借錢。方進門口。只聽他族孀正吱吱喳喳的吵道。你一個男子漢。不缺眼不少腿的。有本事花錢。就該有本事掙。怎的慣纏俺這裏。親自是親。難道高家銀錢。該供着你胡嫖亂賭麼。迎祥一聽。口氣不對。却是脚已跨到房門。又不好轉去。只得進來一看。却是他族孀娘家姪子李甲。在縣太爺那裏。當門子的。兩個素日本不對頭。皆因互相疑惑。李甲以爲迎祥。多得了寡婦的錢。迎祥以爲李甲。在寡婦面前。說他的壞處。所以近日長長厭煩他。當時進來。見李甲討了沒趣。不由聳起肩背。露出得意的樣子。那知他族孀。見他也來了。越法氣憤。便連葫蘆茄子一齊刷。將兩人罵將出來。一個錢撈不着。白討一場沒趣。當時李甲也無話說。只一路嘮叨罵着去了。迎祥自此以後。好幾日不敢去。只是手內缺欠。甚爲悶悶。一

日走到街上。悶飲了一回酒。垂頭喪氣。方要出酒坊的門。只見迎面走過一人。青滲滲的面貌。鶻碌碌兩支眼睛。見了迎祥。忽笑道。高兄久不見了。細看却是衛家莊地保。土二。兩人本是賭友。當時見了。王二重復將迎祥拉進地。保見是王二。嘻開嘴。跑來。殷勤一回。登時重整杯盤。兩人一面飲酒。一面敘話。迎祥見王二衣服齊整。甚是氣概。不似先猥瑣的光景。便淡淡問道。王兄近日差事上。想是得手了。王二道。咳。這種年成。地面蕭條。公人們找不到甚麼油水。我這兩年。只是聚聚賭。稍帶着與他們沒本的朋友。寄頓點不相干的東西。却也不錯。遠遠近近的朋友。多交了千千百百。迎祥伸舌道。這種把戲。不是玩的。王二一個拳頭。砰的一聲。砸在桌上道。管他娘的。且快活再說。迎祥聽了。心有所觸。只怔怔的。王二見他發愣。問其所以。迎祥不由將在他族嬸處。因借錢。怎樣受氣。述了出來。他原想借這個告窮。好向王二伸伸

手。那知王二聽了。大笑道。虧你還是個積年子弟。要錢用。狠是容易。難道軟求不如硬取。這句話。會不懂麼。便附着迎祥耳朵一說。彼此大笑。當時散去。專待晚間行事。且說迎祥族嬸。這日晚間。上了門戶。剛要歇息。忽覺着肚脹。須上廁所。婢僕們都已睡下。不欲喊起他們。便悄悄出房。向後院廁所而來。方進得廁所去。只聽靠圍牆那顆樹邊。拍的聲。一個石子。從外擲進。不由一怔。只靜聽着。少時微微聽得牆外。有走動聲音。忽地人影一閃。早越牆跳過一人。攀着樹兩脚着地。這寡婦雖是吃驚。却素有主意。眼見他奔向內院。他却從夾道中。跑向前庭。叫起僕役人等。進內捉賊。此時迎祥方眼張失落的進了內室。僕役等已亂閃閃的趕到。一聲喊。一條索網翻。仔細一看。却是迎祥。此時只羞的抱了頭。憑寡婦叫罵。大家作好作歹。便想將他放去。那知寡婦心計倒多了一。想自己孀居。他雖是族姪。這等稍長大漢的。晝夜入室。就

這樣放了。恐張湯出去。萬一落些風言風語。不好看相。便決意送官。不過讓他吃頓板子罷了。那知一念之微。竟引起刀兵之禍。古人云。風起於青蘋之末。真不錯的。這時本縣官。姓張名耀采。吏員出身。貪酷非常。人民被他敲剝得忍氣吞聲。當時接到寡婦訟狀。見是尋常偷竊案件。只將迎祥敲一頓竹槓。暫命押起。也不曾想到還有題目可作。却是門子李甲。勾起舊恨。要藉此將寡婦家資送掉了。便趁勢向張知縣獻了一計。張知縣見有狠大的油水。如何不依。次日升堂。便提上迎祥。喝道。你這個東西。在本城中招風惹草。本是個邪淫子弟。本縣早已訪知。你夤夜暗入高寡婦內室。想是私好多日。後來你怕露風聲。兩人定計。作這盜竊假局。送你到縣。掩人耳目。以後好爲所欲爲。麼。迎祥聽了。知道是開出這個路子。想詐勒寡婦的資財。他雖是無賴。却有一股直性。况青皮光棍。越法講外面。這樣污穢名頭。倘加上身來。如何

見人。當時便大聲道。太爺口頭。須留陰功。本是盜竊。小人不該妄拉別項。張知縣見他倔強。不由大怒。一迭聲喝叫重打。值刑人役暴雷似應一聲。拖下迎祥。按倒在地。兩片竹板。在他屁股上。起落起來。直打得血流滿地。死而復甦。命押大獄內。慢慢拷供。一面命李甲示意寡婦。令他捐修城垣。立交三千金進來。通好之事。便不追究。寡婦到此時。後悔不迭。痛哭一場。沒作擺佈處。張知縣更耐不得。過了多日。見李甲得不着頭緒。便風火似的。將寡婦傳來。提出迎祥。相向對質。一個疼哭呼冤。一個咬緊牙關。死也不承。看的人都憤憤不平。正鬧着。只見一人。搶到堂下。大叫道。迎祥竊案裏。還有小人。干這寡婦甚事。知縣不由一怔。只見那人跪下。稟道。小人與迎祥。素來頗好。此次偷竊。原是我兩人同謀。當時我在牆外巡風。聞他被捉。跑掉了。與這寡婦。原不相干。衆人聽了。暗暗稱快。此人便是王二。一時不平。故有此舉。張知縣見

他自投。供的確鑿。只好肚裏暗恨。不能再扯奸情。只得釋了寡婦。將高王二人結實。實敲了一頓棍。枷示後開放。從此高王兩人。倒結了瀝血的交情。王二的地保。便也革了。有一日迎祥在街前閒遊。只見一個粗黑漢子。直着眼。忙忙走過。迎祥認得是王二家中糾賭的朋友。叫姚順的。便叫道。老姚那裏去。姚順回頭。見是迎祥。忙搶上來。張着口喘息道。正要尋你哩。拉了迎祥。到一僻處道。你知道麼。王二哥。下獄了。便是前幾日。這狗官捉了羣明火大盜。將他的名兒攙入了。怎樣好呢。難道白白讓他擺佈死。說着兩支兇眼。紅澄澄的起來。這人本是逃過案的大盜。久在王二家裏。就是那四面八方的盜竊。寄頓贓物。大半也是他勾引。是王二一支勁膊。當時迎祥吃驚不小。便同姚順買通禁卒。到獄門一望。三個人一來。憤氣難消。二來都是些兇悍之輩。早暗暗定下計畫。姚順便去招黨羽。迎祥這裏用王二家財。佈置內應。姚順

聚了千數人。約了日期。在山中歃血。大家到齊。各執兵刃。只見姚順用青絹纏了頭。赤着兩膊。雄赳赳的。提一把潑風似的長刀。立在當場。要鼓鼓衆人氣勢。令大衆齊喊道。誰敢殺張知縣。自己便應道。我敢。如是者三。就這聲裏。蜂擁跑下。殺向城來。這時城中。雖有些擺樣的汛兵。那裏管事。迎祥內應的人。也一鬩而起。姚順率衆。闖進城來。早火雜雜焚殺起來。他當先搶入衙署。便有一隊賊。打開牢門。扶出迎祥。衆囚也紛紛的喊將出來。衆人擁到儀門。只見姚順從火光中。已將張知縣橫拖出來。蹙的一脚。踹住脊背。將那明晃晃長刀。在他後項上。磨了幾下。大叫道。你們看怎樣。衆賊齊聲。喝個大彩。那柄長刀。便由張知縣項後。剝在地下。血濺滿地而死。當時全城鼎沸。哭聲震天。不必細敘。只是此事一起。那趁亂的飢民。和邊關的潰勇。以至裁掉的無業走卒。都紛紛來投。不消幾日。竟至數千人。推王二爲首。迎祥次之。聲勢浩

大左近數百里。攻劫焚掠。亂成一片。此時各處響應的賊。府谷有王嘉則。宜川有王左掛。饑民的首領。是王大梁。又自號大梁王。一處處攻奪城堡。戕殺官民。紛紛並起。告急章奏。雪片似報上朝來。皇上見關中寇急。詔拜楊鶴爲總督。提大軍擊捕流賊。那時王大梁一股。已由洛陽。掠到漢中地面。其餘羣賊。紛紛向洛川淳化十餘州縣。分頭殺搶。獨有王二一股。被商洛道參政劉應遇。統大兵包圍在白水地面。殺得七零八落。紛紛四散。王二姚順都化在鋒刃之下。只有迎祥。奮勇殺出一條血路。落荒逃走了。劉應遇乘勝追捕。遇王大梁於漢南地面。一場惡戰。大梁被擒。梟首示衆。其餘衆賊。逃向山內。被應遇前後分兵夾擊。死者不計其數。那時王左掛一股。又被督糧道參議洪承疇。追了兩夜。幾乎就擒。却遇着大雷暴雨。趁昏暗中。逃了性命。這時羣賊。本可趁勢一鼓盪平。那知總督楊鶴。並不知兵。這肅清方略。一點無有。只

僥倖殺了些賊。可以敷衍了局。就罷了。不敢窮追。所以各股逃賊。躲了幾日。不多時。又嘯聚蔓延起來。後來入夥的越來越多。所以延安榆林到處皆賊。從此大亂。獨有洪承疇暗歎息。越法精究武備。以待時機不題。後事如何。下回再敘。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且說崇禎皇帝。因各處荒亂。終日價悶悶不樂。一日早朝罷。方要回宮。忽聽丹墀下。一人大叫冤枉。隨卽自刎。當時君臣大驚。武士早擁來。將那人拿下。還不會死。立交刑部提問。原來是一件稀鬆的平常詞訟。這天威咫尺之地。一個小民。也不知怎樣。就跑到那裏。簡直是件妖兆的事。果然不多日。那遼東又起了事故。原來那遼東海中。有一荒島。這所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間。狠是要地。名叫皮島。又叫雙島。先是有個遼東參將毛龍文。此人英勇出衆。

善能撫循士卒。那一年清兵陷沒遼陽。他便逃向海濱。手下還有殘兵。又遇着數千難民。窮無所歸。他便籠絡部署起來。大家一同泛海。到皮島地面。斬除荆棘。招集流民商賈。設了稅例墾課。料理得十分雄盛。不數年間。便成了個大大巨鎮。便是清人都怕他三分。因此積功。竟官至都督。掛了平遼總兵的大印。好不威風。却是自己覺得功勞高了。未免有些任性跋扈。每年軍中費用。任意開報。朝廷雖有覺察。但因遼東情形。惟他能得些要領。所以每每容忍下來。况那時魏監秉政。他不消說。大把的金銀。點綴進去。故此地位聲譽日盛。一日。趕到崇禎臨朝。諸事明決。他心內未免發慌。總思量作點漂亮事。好邀新主的寵遇。左思右想。只有清人陷沒遼東的各州郡。這樁事皇帝最爲掛念。能窺探得清人的軍事要領。再設法恢復失陷的地方。如蓋州海州等處。豈不是好。那時有個喇嘛僧人。心機口辨。件件來得。遊走各處。專販

賣些參貂雜貨等類。皮島軍中以及清人營內。他都往來消貨。甚爲熟習。大家都以遊客看待。這時清人營中。有個足智多謀的范參謀。此人原是遼陽諸生。極有韜略。他看明運將終。想作個開國功臣。故投在清人營中。一日聞得袁崇煥平台召對後。督師出關。專辦遼東軍務。他暗想道。一個毛龍文。雄踞皮島。已然可慮。再加個知兵名將袁崇煥。他們如同心偕力。這軍事便處處棘手了。須要設計離間。使他自相殘害。一日可巧那喇嘛又來營中。范參謀無意中與他閒談道。近些日子。你的貨物。銷路怎樣。喇嘛道。也不見怎的。除了皮島那裏賣些。再就是袁督師營裏。還銷的不錯。只因往年在北京。小僧與袁爺。頗爲熟識。袁爺無事。便尋小僧弈棋。看故人分上。不能不多給出脫點貨。說罷一笑。范參謀聽了。眉頭一皺。忽笑道。如此說皮島富厚。還是不如袁督軍氣概了。喇嘛道。那是自然。范參謀却有意無意的哼了一聲道。也

難說。過些時再看罷。依我看。還是那皮島富厚哩。說罷大笑。原來范參謀知他與崇煥往來。故就計行事。當時他聽了摸頭不着。心下十分忐忑。少時天晚。將他安置在一個帳房。又撥兩個兵丁伺候。這喇嘛臥在帳內。聽得刁斗聲繁。邏鈴四起。一時睡不去。只揣念范參謀日間的話。方要朦朧。只見一個兵丁向帳內側耳聽聽。少時悄悄將那個肘了一下。低聲喊道。我真真晦氣。好容易將家小寄頓在蓋州。都是老毛作怪。不消幾日。又得搬移了。那個道。那事光景真妥了。他收了地面。我的家小。須要別處去的。我聽說蓋州海州。老毛只肯出二百萬銀。咱這裏不是不肯點頭麼。怎就妥了呢。那兵丁豎起一個手指頭道。又添了一個數。纔成的。不消幾日。就要交割了。喇嘛聽了。暗吃一驚。想道。原來毛文龍賂收矣地。預備邀功。怪不得袁爺出京時。便說他不可靠。我不知此事便罷。既知此事。須要報與袁爺。討個臉面。次日辭了。

清營果然到崇煥那裏。一五一十的。密密告知。崇煥一來疑忌文龍。二來自已有五年平遼的大話。倘要是文龍作到前頭。自己臉面何在。且也知道文龍跋扈。難以駕馭。不如除掉了好。即便傳下命令。某日赴皮島閱兵。便帶了心腹將士。明裝亮甲。簇擁下了大船。三聲炮響。直向皮島開去。文龍接了閱兵之命。到了那日。也排齊隊伍。真各旌旗拂雲。戈戟耀日。靜蕩蕩的接到碼頭。早望見督師大纛。被海風捲得刮刺刺。數艘樓船。激箭般順風駛來。督師輕裝緩帶。坐在艙首。左右軍校。按刀列侍。背後一個長髯軍官。恭敬敬捧了上方劍。少時抵島。迎候軍樂。和着風濤聲音。悠揚奏起。文龍全身甲冑。躬下身去。後面衆軍。暴雷似的一聲。早見中軍官兒。喝了免字。隨後衛兵將士。簇着督師登岸。文龍前導。浩蕩蕩的奔向行營。文龍參謁了。督師十分謙和。當時便在行營大譙。飲罷甚歡。文龍一些也不覺得。次日便要簡閱騎射。崇

煥早命人在山上設了帳幄。伏了甲士。傳文龍來會。少時文龍一騎馬跑到山下。隨後兵衛約數百人。中軍喝住。餘人不得上山。文龍坦然不疑。下馬趨進。崇煥道。吾軍情繁多。不能久留。明日便還。只是海外重任。久託將軍。當受吾一拜。以見朝廷委任之重。說罷翻身拜倒。文龍吃驚。連忙回拜。只見崇煥忽地將臉一沈。眉稜間透出殺氣。將文龍跋扈抗命的事。一件件詰問。有十二條。文龍驕狠素慣。那裏肯輸口。便大聲爭辨起來。崇煥大怒。喝聲拿下。早見帳後伏兵。虎狼般搶進。直取文龍。剝下冠帶。網縛起來。文龍初還大叫。後見勢頭凶了。只得伏地乞命。崇煥那裏容他。便對衆軍宣了他的罪狀。請出尙方劍。頓首拜畢。喝命斬訖報來。武士早將文龍大校步推出。吃了一劍。當時文龍手下。皆不敢動。崇煥將文龍兵馬簡閱畢。分爲四協。命文龍部下陳繼盛領了。回至鎮所。方纔上奏。皇上雖心下不然。却是文龍已死。此時方

倚任崇煥。無可如何。反下詔。獎了他一番。從此東江長城。却壞掉不題。且說范參軍聽得這個消息。撫掌大笑道。果然中我好計。去掉一支猛虎。贖那一支。慢慢再作計畫。便趁此時。與清主定了方略。大起兵馬。分兩道殺入邊關。一道是清主親統大軍。從龍井關。攻克洪山口。別遣大將率精銳。攻下大安口。兩股雄兵。共數十萬。會軍在遵化城。真個鼓角震天。旌旄遍野。當時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忙點起軍馬。星夜赴援。跑至遵化州東。三屯營堡城邊。大叫快開堡城。那知裏面總兵朱國彥。見敵攻緊急。倉皇中不敢開門。那清兵已四下包圍上來。將趙率教一枝人馬。困在垓心。趙率教左冲右突。不能得出。與全部士卒都死在戰場。一時死節之臣。如巡撫王元雅。遵化知縣徐澤等。也說不盡許多。這個警報傳入都中。登時人心惶惶。全城鼎沸。登城一望。只見那東北面。二三百里間。一處處墩堡烽煙。隨風直上。百官慌了手脚。那胆

量小的。早亂紛紛遷移家。小滿街中撞頭磕腦。大家愁眉哭臉。走頭無路。當時朝臣中有幾個有識見的。便上奏皇上。請速起那舊日輔臣高陽孫承宗。以救國難。這承宗字稚繩。生得長鬚偉貌。兼有神力。少年時節。往往短衣匹馬。遊歷邊塞。每到一處。必尋那老兵舊卒。殷殷詢訪些邊地情形。所以那裏是扼塞。那裏當守禦。以及行兵屯壘變化之方。他具成竹在胸。瞭如指掌。當日督師時。威名甚著。所部將士。無不心悅誠服。後來被讒去位。閒在家裏。他當日受命督師時。賀客盈門。便在廣廳接待。排筵歡飲。承宗素來。極是儉約。那饋饌上。是不會考究的。酒至半酣。座中有一狂士。忽地起立道。小子初聞吾公承命督師。甚是喜歡。不禁爲國家額手稱慶。今日看來。恐怕是虛歡喜了。那封疆重寄。這等的大局勢。公倘能不負委任。便窮奢極欲。如郭汾陽。亦不爲過。若不能。便毀家喪身。也塞不了責任。還學那公孫布被怎的。小子見

諸客碗中都是精米。獨公碗中是粗米。這豈不是在小物上掂斤播兩。矯情鎮物麼。豈是任天下大事的作用。孫公趕忙起身揖謝道。先生見教。雖是却是吾並非沽名。那美好衣食。當吾作秀才的時光。倒狠是考究。後來成名登朝。私想想這個微軀。已不是自己的。又遇着天下多故。邊警屢聞。倘一朝身當重任。恐自己先不耐饑勞。如何能率勵衆人。自此以後。便勉習苦勞。不瞞先生說。屈指到今。已十七年光景。吾都是這樣。看官卽此一段軼事。便可見孫公爲人了。當時皇上準奏。立起復孫承宗爲兵部尙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承宗那敢怠慢。卽奉詔進京。上覲天顏。皇上慰勞畢。便問禦敵方略。承宗道。微臣愚見。當先守三河。可以阻扼敵騎西奔。並可截防南下。皇上點頭道。甚好。但是怎樣護守京師呢。承宗道。緩急之際。第一須固結人心。請從勵士氣。厚犒賞上着手。其餘計畫。臣當相機而行。皇上道。卿所言甚當。便

不須往通州了。可爲朕保護京城要緊。承宗頓首受命。及至出朝。已有夜半光景。忙忙的登城察閱一周。天交五鼓。方纔完事。趕緊又巡閱套城。剛剛安置的。有些頭緒。那知到夜半。忽急傳聖旨。命承宗仍赴通州。那時近畿郊外。烽火亘天。報馬一起起流星趕月相似。承宗只選了勇敢親軍二十七騎。飛身上馬。闖出東便門。向通州走來。剛走到雙塔地面。只聽得一陣鼓響。一彪軍捲地殺出。爲首一將。橫刀躍馬。直取承宗。親軍大怒叫道。跳梁小醜。竟敢阻孫督師路徑麼。就這聲裏。早見那將忽地跳下馬。翻身便拜。原來是總兵官楊國棟。奉保定巡撫解傳經之命。巡哨至此。當時兩處人騎。合成一處。馳至通州。解傳經見了。大家同守危城不題。且說承宗去後。人心愈發恐慌。當時各朝臣。都分領地段。上城拒守。其中慷慨仗義的。固然是有。却是輕燥熱中的人。想借此機會。出出頭角。也是不少。也不必細述。單說京中有個落拓

僧人一向在京仗着自己有些小材幹口辨。在公卿座上往來。談起兵法戰略。居然像有抱負似的。他還能獨出己意。製造些戰車火器等類。因此頗有虛名。這僧人名叫申甫。當時翰林院中有兩個知名之士。一個是金正希。名聲一個是劉元誠。名之綸。他兩人都是忠烈性成。留心國事。金聲素知申甫。即便上奏。保荐於他。皇上正在用人之時。當時召見申甫。立命取他製的戰車。親自看驗。果然很是精巧。以爲此僧是個異人。立授申甫副總兵之職。命他募勇破敵。並改金聲的官堦爲御史。以監申甫之軍。兩人受命。忙忙招募去了。趁這當兒。金聲又把劉之綸一齊荐上。之綸先前累次上書條說軍機。皇上本記在心裏。當時便擢升之綸兵部侍郎。協理京營諸務。這且不表。再說清主大軍。連破幾處城堡。已如破竹之勢。循三河而西。半路上正遇宣府援兵。一場惡戰。援兵四潰。京中警報。越發緊急。一日德勝門上守城官兒。只

見數里外塵頭大起。一枝兵馬着地捲將來。守官大驚。忙命整備矢石。少時臨近。只見軍塵開處。一將當先。黑凜凜精神百倍。原來是大同總兵滿桂。率驍騎五千首先赴援。當時報入。卽命他屯駐德勝門外。不多時袁崇煥親統祖大壽何可綱等援兵亦到。原來崇煥聞驚。卽率所部星夜馳赴。所過諸城一處處酌留兵將屯守。此時援軍四集。皆先後到了。皇上得報大悅。便命崇煥統諸路援軍。召見了。慰勞甚至。親解貂裘。被在崇煥身上。並賜大壽可綱。盔甲各一副。崇煥拜賜而出。卽列營沙窩門外。在隘口埋伏兵馬。以防賊人冲突。方草草就緒。那清兵數萬鐵騎。已逼京城。在城北扎住大營。便分撥兵將。四面焚掠起來。烟燄漲天。哭聲遍野。四郊居民死亡殆盡。凡城外貴戚中貴們。以及顯宦富室的園亭莊舍。俱踏作一片平地。當時清營一股兵馬。直取德勝門爲首一將甚爲凶猛。滿桂大怒。一騎飛出。挺鎗接戰。兩軍喊聲

大舉。滿桂本是西域回人。勇悍非常。少時那將漸漸不敵。敗將下來。滿桂大叱道。那裏走。舉鎗向後一招。一騎當先。踹入重圍。五千兵士。波翻浪湧。般一擁殺入。城上望去。如一條長蛇一般。在敵人陣中。蜿蜒舒卷。但是清兵越來越。多。一層層如銅牆鐵壁。滿桂部下已陣沒了少半。滿桂奮起神威。率餘卒殺開一條血路。沖出一領征袍。血漬了大半。身帶重傷。檢點軍士。却賸了三千餘人。那知袁崇煥沙窩門外隘口的伏兵。也被清兵分道夾攻。殺傷幾盡。更受了敵人反問。好似毛文龍暗中作祟似的。你道奇也不奇。原來清兵侵進邊來的時光。半路縛獲兩個宦官。范參軍依然再用故智。留來不殺。以待機會。這時清營細作。早探得崇煥近日。被貴戚大臣們。在皇上前。都說他的壞話。本來崇煥自殺毛文龍之後。皇上已有些疑忌他。此次千里赴援。自謂有功。每會着同官們。他往往談的高興。便說道。清人這光景。是要作皇帝了。

因此都中風傳起了一種謠語。是殺了袁崇煥。東人跑一半。那些貴戚大臣。眼睜睜見自己城外的莊舍輜重。被清兵毀掠淨盡。都恨他按兵不救。便趁此添枝加葉。說他將清兵勾來。要挾皇上。皇上惱在心裏。尙未發作。及至沙窩伏兵。被敵人殺散之後。崇煥便移營在城東南角邊。一日清兵出隊。潮湧般向袁營撲來。不知怎的一個清將。指了指袁營。向幾個將佐囁哩咕嚕。說了幾句滿洲語。平白地將軍捲回。城上衆官。越發起疑。便是這夜。被獲的宦官。聽得監守他的人。悄悄談論道。我看今天撤兵。料得有些方向。果然方纔不多會。袁營中來了兩人。與我們頭兒密談好久纔去了。必是袁家有甚麼密約罷。兩個太監假睡着。聽得明明白白的。那監守的人。故意與他空隙。兩太監忙忙逃出。便奔去如此這般。奏知皇上。當時天顏震怒。立時駕幸平台。詔見崇煥。並祖大壽。厲聲詰責。喝命綁了。卽付詔獄。祖大壽嚇得汗流夾背。

伏俯在地。這時東閣大學士成基吃驚不小。忙出班跪奏道。兵臨城下。非同平時。遽易大將。兵法所忌。望陛下還須慎重。皇上道。慎重不過因循罷了。現在與敵人只隔一道牆兒。內奸不除。這還了得。又溫慰祖大壽道。罪止崇煥。不必驚惶。卿只與朕竭力守城罷了。大壽戰抖抖只有叩頭的分兒。及至出來。便與何可綱等。擁率所部兵馬。拔營東走。向山海關去了。一路上騷擾劫掠。自不必說。遠近聽了。人心越慌。孫承宗聞知。忙遣大將馬世龍去追大壽。一面上奏道。大壽心慌疑懼。故激怒衆軍東走。非其衆欲叛。當開其生路。可一撫而定。臣遼東兵將。多是馬世龍舊部。素來傾心馬世龍。臣已遣馬世龍馳追收撫。必能無慮。皇上準奏。又親寫手諭。保他無慮。飛遞與大壽。果然世龍回來覆命。言大壽在關門。現已斂兵待命。皇上卽命承宗移鎮關門。不題。再說清兵此時越攻越緊。諸大將便請直取京師。還是清主知時機未至。只

一面遣使議和。一面分兵四出劫掠。將大營移至南苑。分出之兵。攻下了固安良鄉等城。且說遊僧中。興匆匆奉命募兵。脫去袈裟。穿起盔甲。好不氣概。鬧了幾日。居然被他招到了幾千人。却是饑餓遊民。一個個鳩形鵠面。藍藍縷縷。還有些乞丐優人。都來投軍。他那管好歹。都把來充數。這火延眉睫的當兒。也無暇教練。便這等花花綠綠。排成隊伍。偏逢着兵部所給軍械。也不湊手。七長八短。甚至於棍棒。也拿來作利器。開隊至蘆溝橋地面。便將他製的戰車。排了一個陣式。紮營在那裏。這日清軍由良鄉各地飽載而回。申甫探得敵人必由此路。連忙排陣以待。少時聽得一陣鼓角悠揚。清軍馬蹄轟雷般跑來。申甫忙手執號旗。喝放戰車衝敵。那知這羣烏合之衆。早驚得骨軟筋酥。御車的手忙腳亂。亂烘烘擠作一塊。清軍大笑一聲鼓。放馬闖入。排頭殺去。那些步兵直赫得丟了兵器。直檣檣跪在道旁。挺長了頸兒等死。說

也可鄰。連申甫都一同損軀報國了。後事如何。下回便見。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紆策捕羣兇

不題申甫死節。且說劉之綸自奉命後。也招集了萬餘人。之綸這人。也能製西洋火炮。此時滿桂被皇上特命爲武經略。已戰死在永定門外。四處援軍。皆觀望不戰。幸喜清人掠得意滿心足。將要回軍東去了。之綸趁這當兒。要走在頭裏。截他歸路。便冒着風雪。鼓勵兵士。開隊疾行。一晝夜直抵遵化。距城八里。有座娘娘山。甚爲扼要。之綸便占據了。專待清軍。一面先約總兵官馬士龍。駐兵永平。以爲聲援。不消兩日。清軍三萬餘騎。旋風般由西捲來。之綸登高一望。密雜雜那裏見首尾。忙在山下。結成陣式。之綸親發火炮。向清軍打來。果然力猛非常。清兵死傷甚衆。就中一個將領。頭顱碎去半個。一支斷臂。竟飛了一里多遠。落在一株樹上。清軍稍却。之綸火炮又發將來。第三

次方燃着。只聽震天似一聲響。左右尸骸亂飛。却是炸了。之綸幸脫。便大呼督兵進戰。左右進諫道。不如慢慢退下。再看形勢。待敵人奔走。銳氣稍挫。再處之。綸喝道。吾受天子厚恩。已辦一死字來了。言退者斬。說罷。一騎當先。橫刀斫入。所部亦吶喊殺來。兩下攪成一塊。拚死大戰。只殺得征塵亂抖。日色無光。箭似飛蝗。鼓如雨點。自辰至酉。之綸兵士已贖了數百人。之綸知事壞了。大叫道。死死。但是吾負却朝廷了。便解下佩印。交與一個家將道。快拿去回報朝廷。一言未已。兩支冷箭攢射到脅下。大呼而死。後來居民敬他是個忠義漢子。便把那娘娘山。改叫作景忠山。著者少時。還曾遊覽過哩。間話少說。且說清軍陸續撤退。取道冷口回東。所過殘破情形。一時死節之士。並孫承宗的規畫計略。都不必細述。那京中文臣。見大局甯靜了些。早又七嘴八舌的。打起袁崇煥那支待死虎來了。簡直說他是個秦檜。通敵賣國。皇上下

怒勅刑官。着實拷問畢。竟凌遲處死。家資查抄。那知崇煥督師多年。竟窮的甚麼似的。也可歎的狠了。這且不題。且說陝西膚施縣柳樹澗山村裏。有一莊戶人家。姓張。這張翁五十餘歲。方得一子。七八歲上。便有些膂力。性子且是頑劣非常。往往頑皮得性起。便是張翁來訶責他。他竟會橫了眼睛。一陣嚷罵。從小以來。也不曾哭過一聲。張翁送他到村熟裏讀書。先生與他取名獻忠。却是終日逃學。眨眨眼。已影兒全無。往往從田裏山塢裏。村兒聚戲的所在。將他找回。有時與人家撕打。都被他打的頭破血出。找上了先生的學塾。鬧得頭昏。入學兩年。只認了一巨羅西瓜大的字。先生見不是材料。只得將他辭掉。張翁沒法。便命他打打柴草。那知他到了山上割草。不多幾日。那些割草的村童。一個個都被打得降伏了。地只安坐着指揮羣兒。每人須交他一束草。那個不依。他便鐵鉢似的拳頭打來。等大家草都交了。他便高立

山坡命羣兒排作隊伍樣子。一般的也擊刺攻拒。他號令着進退起止。穿梭似飛跳。吶喊起來。山搖地動。雖是兒戲。也有些樣子。只是滿村中都被他吵的發煩。有聽見的。都皺皺眉。唾口去了。他長到十八九歲。瘦削削一張黃臉。劍眉倒豎。弩睛闊口。虎也似的氣勢。人便送他的掉號。叫他黃虎。終日價遊手無賴。漸漸偷鷄摸狗。張翁幾次氣得要死。他理也不理。那時他母親已經亡過。他母舅吳茂。還時時來望張翁。一日張翁對吳茂說起獻忠不長進。不覺流淚道。我看這孩子。破壞家門。是一定了。不知我的一把老骨頭。將來歸結在那裏呢。吳茂見他苦惱。便勸道。快不要如此想。人大志大。小人兒都有個變化的。只是我看外甥。無些事作。倒不是長策。昨日西村玄帝廟主持。對我說。想找個傭工種種菜。我看送他到那裏。一來得些生活。再也可以束束性子。豈不甚好。張翁喜之不迭。隔了兩日。果將獻忠送去。一日廟內。合村衆

檀越作了些會事。便在那裏。大家聚飲。有的大酒塊肉。便給與廟內傭工人等。在廚下吃喝。大家登時狼吞鯨吸。獻忠這些時在廟內熬得清水滴滴。今日遇了好東道。便索性痛飲大醉起來。赤着膊喧呼大叫。合座上他都強灌了一大碗。徧徧有一個也半醉了。抵死不飲。獻忠登時性起。罵道。你這呆鳥。敢拗着老子。走過去將那人頭髮抓住。向案上一按。啵嘹的一聲。磕在酒碗上。碗碎酒流。那人叫聲啊。抬起頭來。已成了個血臉兒。大家一陣大亂。主持及衆檀越也都奔來。只見那人抱着頭只是啊。嘖。嘖。獻忠還只管紅着眼睛。跳得四五尺高。口內亂罵。衆人死命拽他出去。又與那人敷了止傷的藥。方扶回他家中。到得人散後。主持着實數責了獻忠一頓。姑且隱忍過了。那知過了幾日。大殿內的銅罄鈸鏡之類。一件件都不見了。主持察問。知是獻忠所爲。便找着吳茂。告述一番。命將他領去。吳茂此時還有甚好面孔。氣憤憤。

的紅着臉安慰了主持。喝獻忠道。不長進的東西。不走還等甚麼。獻忠瞪着眼道。那是自然。兩個一面拌嘴。一面走到張翁家。那時張翁正病在坑上。懨懨的有氣無力。只見吳茂一捧簾子。一屁股坐在橙上。扳着臉一語不發。獻忠跟進來。扭着腰。瞧了吳茂。張翁摸頭不着。問吳茂道。怎的你爺兒兩個。走到一塊了。便是獻忠也太憊懶。怎不與大舅烹茶去。獻忠喝道。住了你的吳茂唾了一口道。你看麼。我至不濟。總是我荐你到廟裏。你這廝。獻忠搶喝道。殺掉頭自有我哩。干你鳥事。氣急的這樣兒。張翁急得只是拍枕。問其所以。吳茂氣憤跳起來。述說一番。張翁一面聽。一面頭兒顫動。方要說話。那知獻忠見吳茂作出舅舅身分來挑呵他。登時大怒。一個虎勢。從吳茂背後撲上去。按倒在地。拳脚齊上。吳茂大叫。還是隣里人搶進來。好容易解開。吳茂披頭亂髮。氣急敗壞。只用手指着獻忠。張翁已暈了過去。衆人救轉來。又分

人送吳茂回去。再找獻忠。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從此張翁病重。不多幾時死掉了。獻忠拉出埋了。倒好自在。却是村中被他擾得好不晦氣。鄰舍家往往聽得獻忠家內。一羣羣人喧呼亂語。出入的人都是賊眉鼠目高頭咋膀。左近地面失盜。是不消說。就是偏僻道上。不斷的有被戕尸身。大家愁恐的甚麼似的。却無人敢捋虎鬚。逢着他。都遠遠走開。日子久了。獻忠也不耐煩起來。想出門找些事作。一日悶悶的在村外閒走。只見一騎馬走來。上面一個兵士。彷彿是那裏見過。那兵士望見獻忠。也略爲沈吟。忽下馬抱抱拳笑道。我望着像是張兄。真是巧遇了。獻忠細看。原來是鐵掌陸旺。他兩人係舊朋友。這陸旺一向在延綏總兵王威那裏當兵。今日遇見。俱各喜悅。獻忠便拉他來家。沽酒暢敘。獻忠道。你在營裏還自在麼。陸旺道。有什麼不自在。平日裏吃些太平糧。有起事來。兩條腿學學兔子。有時候老遠的送送人家。

人家走了。咱到那裏。揀上好的東西。吃吃喝喝。金銀財寶。入了腰包。再高興。那管他大家小戶。只要有美娘兒。把來消遣消遣。好不快樂。說罷。哈哈大笑。獻忠登時大悅。跳起來道。有這事兒。你怎不早來挈帶我。陸旺道。這不難。現延綏陝西一帶。逃兵咧。飢民咧。老賊咧。一起起鬧得天昏地暗。王總兵正在招兵時候。你去了。管保就入伍。我正是公幹回頭。帶你去便了。獻忠大喜。次日果然收拾收拾。隨陸旺去了。陸旺到營中。引進了他。不多幾日。那陸旺擢了隊長。便將獻忠編在隊裏。獻忠胆氣膂力。本是出衆。每次出戰。十分勇悍。合營中都知道這支黃虎。一日酒後。與同伴廝打。被陸旺每人責了四十大棍。獻忠已有些不舒服。一日又撞到街上。拉了同伴。在酒家轟飲。飲得性起。亂跳亂叫。嫌酒冷了。自己跑到酒爐邊去換溫酒。脚下一滑。一失手。壺兒掉下。砸翻爐上酒器。烘一聲。火頭起得三尺高。恰好那爐靠着紙窗。登時延燒。

起來。滿店中一時鼎沸。及至救滅。已燒掉兩間。酒保等都受了重傷。陸旺得知忙將他叫來。喝道。你如此胡作。莫倚我是你舊友。我這裏自有軍法。便命人按倒。重責四百棍。那知獻忠怨恨交併。賊性大發。當時也不露出。過了幾日。陸旺出營。赴人家的酒讌。只帶了獻忠。並一個兵丁。三騎馬行至中途。陸旺正在前走。忽聽獻忠叫道。陸朋友慢走。有些小事商量。陸旺忽聽這種口吻。怔着回頭。只見獻忠。剔起兩道劍眉。轉冷笑道。你便有軍棍。怎的單尋到我呢。須知老子也幹夠了。好歹相處一場。要與你借點東西。陸旺大怒道。你「句」獻忠大喝道。便是你這顆腦袋。飛馬跑來。手起刀落。陸旺那馬嘍一聲。馱着尸腔跑去了。獻忠擎着血刀。仰天大笑。那個兵丁。嚇得半死。早飛馬回營報告。獻忠鞭馬走了不遠。已被大家趕上。格鬪一陣。究竟寡不敵衆。被擒回來。王威登時命推出斬首。獻忠直挺挺大步走出。毫無懼色。恰好別的

營中大將陳洪範來見王威。見獻忠形貌壯異。便請王威放了他。令他立功贖罪。却是獻忠賊性發動。那裏肯安生。瞅個空兒。逃走了。從此東遊西撞。嘯聚了數百人。打家劫舍。漸漸的越聚越多。聲勢日大。獻忠便部勒起來。一隊隊都立了頭目。據了十八寨。終日價分隊四出劫掠。他自稱十八大王。成了個著名賊首。這且不表。且說清兵困都城的時節。各路援兵。先後來赴。其中有陝西延綏各鎮的兵。半道中鼓譟起來。一窩蜂般潰回陝西。恰逢那年。陝甘一帶。赤地千里。飢民隨道成羣。走到那裏。吃到那裏。可鄰那時的人都似紅了眼似的。獨身人不敢出去。一出去。定要被人吃了。曾有一個外甥。到母舅家裏。好半日不見回來。他母親不放心了。走去一問。他母舅道。不會來這裏。他母親以爲向別處了。剛要出門。忽見他兒子影兒一晃。仿佛躲向竈下。又聞得釜內一股腥熱氣。忙跑去揭開一看。好不可慘。只見他兒子已一

塊塊熟在鍋內。真是千古的奇變。那被賊殘掠的所在。遍地尸骸。竟有一班人。公然設了人肉市。大秤小稱價。大喊着賣。官司都禁不得。這些潰回的兵。一路上連裹帶脅。還有些各處小股賊。聞風來投。不計其數。那着名的大股。是什麼小紅狼。一丈青。王虎。掠地虎。混江龍等。又有甚麼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渾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名目。王嘉允一大股。從神木渡河。搶入山西。攻陷蒲縣。分了幾支。各奔道路。趙城。洪洞。汾西。霍西。石樓。永和。各州縣。一時間俱遭塗炭。這時王嘉允已連破了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個堡城。竟趁勢攻下府谷。占據了城池。聲勢十分浩大。朝廷以巡撫張夢鯨。措置乖方。不勝其任。便特升洪承疇爲陝西巡撫。這承疇是泉州南安人氏。才氣無雙。自幼舉動。便有些將略。他少年時節。在鄉里中曾爲人辦理喪事。這喪家本爲巨富。這次出喪。特特十分整齊熱鬧。只是少個總理一切的人。承

疇笑道。只與我三日工夫。諸般俱備。衆客聽了。肚內好笑。都以為如此煩雜的事。斷斷幹不來。大家都伸長頸兒。等看他手段。那喪居是一所大院落。廳館迴互。有數百間。甚麼喪堂。客所。庖廚內室。以及執事諸人坐落之處。都須在內。此時既託承疇料理。早將這院落收拾的空空洞洞。好讓他安置鋪設。到第三日傍晚。大家走去望望。只見依然靜悄悄的。孤館相似。衆客越法暗笑。便是主人也有些心下怙懣。忙去尋承疇。他的僕人道。我家相公。趁此風和日暖。早自棹小舟。到南溪看打漁的去了。肯閒在家裏。主人無奈。只得且自由他。這院落本是主人的跨院。當夜三更後。主人心下焦燥。正在庭中踱來踱去。忽見跨院內。燈燭齊明。仿佛有數百人走動聲音。却又作怪。一些語音也無。只聽得步履往來。及至天明。主人忙跑去一看。只見輝煌照耀。各室中都鋪設得簇簇生新。庖內酒筵。都端正停當。只有數十名執役人。肅然

侍立。從容得狠。主人如作夢一般。衆客方纔知他的材幹。這時承疇奉詔後。思量一番。特命總兵官杜文煥。帶領固原延綏兩處兵馬。去剿捕那前時逃賊王左掛等。王左掛正在宜川。搶殺得起勁。與張獻忠遙爲聯絡。不料杜文煥領兵殺來。左掛連次大敗。賊死無數。本可一鼓成擒。誰想總督楊鶴。苟幸無事。一意主張招撫。那時又有一股悍賊。賊首名神一魁。率領萬衆。累陷城堡。楊鶴已將他招撫了。並別股賊首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也都先後就撫。楊鶴收了些兇神惡煞。却沒有安插方法。忽然腐氣大發。以爲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難道那賊的心。另是一種肉作的麼。昔大舜舞干羽於兩階。化外苗人。尙能感格。這些人們究竟還是高皇帝的赤子哩。便興匆匆。擇了吉日。在城樓上高設當今御座。自己朝服肅立。命衆賊跪呼萬歲。衆賊真個嘻天哈地。如兒戲一般。三一攢。五一夥。接接連連。在城下跪倒。齊呼萬

歲聲震數里。楊鶴得意非常。又令衆賊立了些牙痛呪似的誓。便輕輕赦了。文煥既接到總督主撫公文。歎了一聲。只得奉行。那王左掛並其黨羽。王子順苗美等。也就含糊招撫了。不消說。那干賊首。小紅狼一丈青等。也相隨收下。將他們屯聚在河曲延綏一帶。雖顧點面孔。不去焚殺。然而那一帶地方。真成了現今的社會黨世界了。公財公妻。這兩件事。先作得札札實實。那洪承疇是何等精察的人。早料這干賊。決難就撫。便暗暗預備。果然不多幾日。承疇部下。捉得王左掛一個細作。研審起來。係左掛約張獻忠伏兵清澗。他叛殺出去。在那裏聚齊。這時左掛方在綏德。承疇不動聲色。一面命杜文煥去剿。獻忠一面親帥健將數名。以犒軍爲名。突然馳入左掛營中。就帳前擒下。梟首示衆。不數日。文煥報捷。獻忠所部。死傷大半。獨獻忠狼狽遁去。這剿叛賊風聲一播。不多日。神一魁等相繼復叛。更結合了別股賊首。李老柴田。

近菴等。攻掠鄜州一帶。鬧得翻江攪海不題。再說那王嘉允據占府谷後。連被承疇追擊。這時又竄入山西河曲地面。這河曲直達蒲津。長有一千五百餘里。都與陝西接界。河身又狹窄。頗易往來。所以賊踪無定。動不動劫掠一陣。看風頭緊了。他又竄回。因此在這裏盤據最久。一日嘉允率衆抄掠而回。將近大營。只見二三里外。一隊兵馬飛也似走來。當頭一將。甚爲勇壯。勒馬問嘉允隊兵道。兀的前面那片營壘。是王首領嘉允的麼。嘉允聽得分明。又看來人。似是同道。便拱手道。正是呢。小弟便名嘉允。兄台有何見教。那人笑道。原來近在眼前。一面說。一面下馬道。第名高迎祥。特來聚會。嘉允久聞其名。當時大喜。仍請他上馬。並轡回營。細敘起來。方知迎祥亦有二萬餘人。便屯聚在龍岩山內。並知張獻忠自清澗遁走後。嘯聚多人。也在山西地面。嘉允高起興來。便擇日大會衆賊。椎牛醢酒。連日飲讌。一時戈戟旌旗。照耀

四野共列了三十六座營壘。那著名賊目如老回回、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閆正虎、滿天星、破甲錐、蝎了塊、混世王等都在會中。大家正在楊眉吐氣。痛飲中間。只見一個探子飛步跑來。大叫道：不好了。衆賊大驚。後事如何。下回自見。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當時衆賊急問所以。探子道：小人探得朝廷特遣副總兵曹文詔率部下驍健。不久便到。衆賊尙面面相覷。只聽嘉允先啊喏一聲。跳起來道：快散快散。別等死臨頭上。衆位可知這文詔身長七尺。猿臂善射。每臨陣穿一副青銅鎧甲。趁着白濛濛臉兒。貫用長刀。便似二郎神一般。他是山西大同人氏哩。衆賊中大半也知其名。不由大家慌起來。只聽一人拍手大笑道：曹文詔又不是閆羅老子。大家還當預備抵敵。烏亂怎的。衆人一看。却是張獻忠。這時

高迎祥背後。雄赳赳立着一人。一手按劍。仰面看天。微微冷笑。當時衆人也鼓起氣來。亂闕闕議論抵敵一回。也便各散。有兩個賊目。回到自己營中。閑談道。我看張獻忠。究竟是這一個。說着。堅起大拇指。那賊目道。正是呢。我看高迎祥背後那人。也有些意思哩。這個賊目道。你不知麼。那人是我鄉里。他的根抵。我都知道。說着。疊起三個手指。演出了混世魔王一段家乘。原來那人名李自成。米脂縣人。氏世居李繼遷寨。他父親名李十戈。年過五十。未生子息。十戈以屠宰爲業。祖父相承。已有四五世光景。他那寨旁山上。有一座妖神廟。也不知是甚麼神道。塑得個神像。兇惡異常。却是十分炙異。廟外有一方深潭。黑洞洞的。深不見底。居民祭享。偶有忽略。便從潭底湧起一塊烏雲。遍布四野。牛頭大的冰雹。登時飛落。禾稼牲畜。毀傷無算。大約是年深日久。甚麼精邪。據了那廟罷了。所以民人敬畏。香火甚盛。那十戈因乏子息。時

時向神前祈佑。每日價宰殺的血肉。必要拿些來供獻。日日不懈。竟有十餘年光景了。一日與他老婆在家內閑坐。十戈悶悶的道。你我都這般年紀。這子息是無望的了。老婆一撇嘴道。爲甚麼呢。只你年年日日。去廟中供獻。只這片誠心。也該有些指望。十戈登時勾起不平之氣。越法悶悶。直到廟中。對神像數說祝念了一番。方出得廟門。只見山坡下一人跨驢走來。望去却是他的舊友。在城內開藥店的趙先生。便忙喊住。拉到家中烹茗敘談。趙先生道。李兄在家悶悶的。何不到城中。在我那藥店內。盤桓盤桓呢。十戈正在要散散心。便欣然應允。兩人便同赴城中。十戈住了數日。覺得厭煩了。便要告辭。趙先生留不住。這日早晌。置酒與他餞行。兩人一面飲。一面談。趙先生打趣他道。李兄望子甚切。怎的不見消息。莫非老嫂這片良田。你耕種得不得法罷。十戈笑道。屁話屁話。這種田也不過勿失其時。聽其自然罷了。難道還

有巧妙麼。趙先生道。巧妙呢。固然沒有。却是李兄這般年紀。仿佛那過了力的敗糞一般。須要加些補品哩。說罷起身。在藥廚中尋了一陣。在一個小瓶中。傾出幾粒紅丸。遞給十戈道。此名龍虎會仙丹。兄且拿去試驗。看是何如。十戈笑着道謝。別過趙先生。慢步出城。方走到西門邊。只見滿街上。行人奔走。兩旁人家門首。都挨挨擠擠。跼立許多人。伸着頸兒。向東望。亂嚷道。來了。來了。就聽見幾榜破鑼。沙沙的聲音。回頭一望。只見纓鎗對對。兩行兵丁。還有四個紅衣劊手。兇神似的。抱着明晃晃刑刀。簇擁一羣斬犯過來。共二十餘人。一個個橫眉怒目。反網兩手。高插白招。也有假意說笑的。也有大罵的。還有從從容容。唱起小調。什麼山坡羊寄生草咧。却是有聲無韻。顛巍巍直如鬼嚎。兩腿只管抖。面目死白的滲人。那種眼睛。望到人人。都打個寒噤。後面數十騎弁兵。佩刀監護。再後便是縣官鹵傅。擁着素轎。那官兒藍袍角帶。

端坐在內。十戈被衆人擠住。脚不沾地的。隨大衆擁到刑場。在旁偷眼望去。只見衆囚各就刑樁。排跪在地。兩個劊子。服事一個。一人拉住囚犯頭髮。頓兒伸長。那一人手起刀落。只聽嗜嚓一聲。鮮血四濺。撲的一脚。踹倒尸身。紅殷殷一片血地。一顆人頭。早高高拾起。如此排頭殺去。十分兇慘。十戈看得渾身起粟。好容易等到事畢人散。他拔步便走。一路上甚不舒暢。到得家。已有掌燈時候。天上濃雲。陰陽烏黑。夫婦談了一回。用飯已畢。只聽得排山倒海。忽刺刺一陣狂風。錢大的雨點。已疎疎落落。下將起來。夫婦坐了一回。卽便上牀安息。十戈翻來覆去。却睡不着。合上眼便見日間殺人光景。兇慘得緊。越想越怕。簡直似在目前。不由焦燥起來。便不敢閉目。只同他婆子東拉西扯。解解心內恐怖。少時他婆子似應不應。似乎朦朧睡去。十戈越法不得主意。只得赤身起來。敲火點燈。想壯壯膽兒。燈光照處。却見他婆子白馥馥。

一身細肉。橫陳在那裏。登時淫思火熾。左右睡不去。便想起趙先生給他的藥來。摸來吞下。果然不消半盞茶時。藥性發作。便同他婆子雲雨起來。這當兒風雨越猛。雷電交作。十戈乘輿。都不理會。却有一樣。日間兇殺之像。總不能忘。此時被藥力所鼓動。反覺那兇殺事兒。狠有快樂的一般。自己覺着此時虎一般的氣勢。據在他婆子身上。親手殺幾個囚人。方稱意思。說也奇怪。只這一番。竟結了胎。（此段筆意甚微。抉淫殺之根。語含哲理。）及至臨蓐之夕。那十戈恍惚身在廟中。如平時一般。叩首祈佑。忽一仰首。見那神座上。那裏還有甚麼妖神的像。只一個赤條條的小孩兒。跳了幾跳。忽的不見。（用筆空靈之至）一驚醒來。他婆子已分娩了一個孩兒。啼哭起來。聲音洪大非常。只是急聲怪氣。仿佛狼嗥一般。十戈大喜。忙碌中也將夢境忘掉。次日先整了牲醴。到廟酬神。走到潭邊。忽吃一驚。原來滿潭黑洞洞的水。乾得

淨盡。從此喧傳遠近。人都道十戈那孩兒將來不凡。誰知十戈從此疾病纏綿。家道日落。那孩子取名自成。已長到十二三歲了。性情暴戾。頑劣得出奇。便在寨裏給人家放放羊。却是氣力狠大。手脚捷疾。寨內的少年。狠有些習武功的。他見了如蒼蠅見血一般。好的沒入脚處。不斷的去。看。留心暗習。一兩年光景。馬上步下。諸般技勇。都被他學通。因他與人較量武技。或是兇鬥。從無畏縮。無論圍攏多少人。他只闖去便打。大家便順口叫他李闖。一日自成趕了羣羊。就山坡草地。放了一回。望望那天上雲影。一塊塊忽舒忽卷。轉眼許多變態。又見那山田中日陰。長長的移的飛快。靜聽聽悄無人聲。只有羣羊踐齧的聲響。忽的心內起了一種感想。將兩臂一振。拽開門戶。使了一回拳脚。（暗用壘上輟耕事不落痕迹。）正在得意。忽的面前一支兔兒跑來。從羊羣中衝過。隨後一箭飛到。哧一聲射在了一支羝羊屁股上。羝羊一

驚喊的一聲飛跑去了。那羊性極是戀羣的。所以古人造這羣字。是從君從羊。只要爲首的一個跑動。那其餘全要跟隨的。當時羣羊。鬩一聲跑出一二里路。自成大怒。先望那箭的來路。只見十餘個花拳繡腿的少年。手內張弓挾矢。說笑着追來。剛轉過山坡。只聽後面一個小廝罵道。瞎囚攘的們。我方纔趕出一支兔兒。你們爲何與我驚走。罵着飛也似趕來。衆少年見這小廝。帚眉虎目。怪肉橫生。項左邊一塊青迹。握起拳頭。委實勇猛。衆少年那裏在意。只笑着與他胡調兩句。那小廝暴怒如雷。一個健步過去。揪住一個少年的頭髮。直接到就地。隨手奪了他的弓。向脊背上。只管打。衆少年大怒。一擁齊上。只見那小廝一張弓。使得旋風似的。毫無畏怯。自成跑近一望。忽叫道。李過。這裏來。有話好說。不要動手。此時衆少年都退下。一個個破唇傷額。那小廝還想廝打。被自成拉住。方纔罷手。原來李過是自成一個族姪。與自成

性氣甚合得來。當時大家見過。唱個無禮諾。衆少年也便散去。只是自成同李過尋回羣羊。却少了一只。李過道。這不打緊。等我與你買一支補上便了。當時別去。自成回來。主人自然察問。自成說出原故。主人那裏肯信。只說他變錢用了。自成分訴不得。氣憤憤的過了兩日。忽見李過撇着嘴走來道。這兩日我在販羊的哈回家裏。倒相中一支羊。只是價錢貴些。須明日方可牽來哩。及至次日傍晚。自成不見李過來。料他家貧。不易得錢。想走去說與他。不要買了。剛走到李過門首。只聽得李過母親一面哭一面數落道。你這孩子。也特煞惹了。人家丟掉羊。干你甚事。却將這點點度的糧米。把與哈回回折價。又聽得李過不服。撇了幾句。自成暗歎口氣。便自慙回。次日見了李過。說起。方知他偷了家中糧米。去買羊的。當時自成歎道。我這種生活。也不是常法。我聞得城內駙站裏充名夫役。口糧很是充足。恰好那駙夫長那

頭兒是我父親的舊友。我投到那裏。巧了就可安身。若有甚麼好機會。連你也可帶出。不强如在家麼。雖是你好意與我買羊。補上數兒。那主人家總是惡犯我哩。過了幾日。自成真個去充了駟夫。這米脂駟舍。正當大道。來往事忙。駟中百餘名夫役。都是精壯少年。只要差事一過。有些空閑。他們整日價羣居無事。除了觥酒賭博外。再就是街坊上閑撞。打降咧。看小娘兒咧。合那地痞光棍等。攙合作一塊。自成到駟數月。頗頗勤奮。也是合當孽緣。湊泊那那頭兒有個女兒。生得妖妖嬈嬈。長身白晳。騎得劣馬。也好輪刀舞劍。性情狠是機警。小名花喜。自成看在眼裏。便不時的獻些小殷勤。胡調胡調。花喜也自有意。一日下午時分。花喜携了雕弓。錦囊中實了彈子。獨騎出城。想打些野物頑耍。只見平川野草。風物晴和。心下開朗。一轡頭放馬跑去。有十餘里路。却見一帶茂林。鳥聲上下。他忙輕拽弓弦。一彈打去。鬩的一聲。羣鳥四

飛警見林邊。搶起一支蒼鷺。花喜忙要叩彈。那鷺却側着勁翅。刷一聲從他鬚邊掠過。登時去了一層油皮。微微的痛。花喜恨起來。急望那鷺。已飛去一里多遠。落在一座墳垣內。一株杉樹上。花喜那裏肯捨。剛要趕去。忽聽隔林一人笑道。花姑莫要驚走他。且看我的手段。說着穿林過來。却是自成。背了包裹。手內提了桿棒。原來他早晨下鄉去。與那頭兒收些債利。此時方回。却遇着花喜。花喜見了。心內突的一跳。轉覺有些不好意思。只將那糯米般的細牙兒。咬着弓絃。一手撫着鬚角。似嗔似喜的道。你看這畜生。好不恨煞人。將人奈何的生痛。（隱逗春光趣語自妙）說着用手一指蒼鷺。那鷺本在自成背後。自成見他嬌模嬌樣。忘其所以。只睜大了眼睛。望着他面孔。口內亂應道。在那裏。在那裏。花喜暗笑。紅着臉。唾了一口。自成悟過來。搭趁着道。花姑借我弓彈一用。保管與你取來。花喜笑着遞與他。自成回身跑去。堪堪

臨近墳垣。他却一挫身子。鶴行鷺伏的慢慢立穩。悄悄開弓置彈。那蒼鷺驚定。方用啄梳理翎毛。只聽弓絃響處。那鷺應聲而落。花喜頓開嬌喉。拍手大笑。飛馬跑來。自成得意到十二分。自不必說。只是那鷺落在垣內。墳垣無人看守。門是鎖着的。無法進去拾來。自成忽然暗喜。對花喜道。我在外面。與你牽住馬。你跳進去。檢出何如。花喜那就裏。只慌着去拾。當時依言下馬。縱身上牆。細腰一翻。花蝴蝶似的。飛落垣內。自成見了。喜得打跌。忙將馬繫在一塊青石上。也便飛身跳入。也不知兩人作甚把戲。只聽得脚步窸窣追逐。低笑推扭的聲音。少時返到靜了。久而久之。忽見那死鷺從垣內擲出。自成隨後跳出。卽立在牆下。高張兩臂。少時花喜亂着鬢紅着臉。嬌喘喘縱上垣頭。自成方就勢。將他抱落。看那日色已將銜山。自成扶花喜上馬。又遞給他死鷺弓彈道。這物件我須携不得哩。花喜低鬟一笑。拍馬跑去。自成方纔慢

慢回城。從此兩人結好。那幽期密會。不必細敘。過了些時。未免風言風語。都被那頭兒聽得了。思量遮掩醜聲。便將女兒配給自成。從此自成仗了那頭兒。劣性日甚。却是畏懼花喜甚麼似的光陰迅速。彈指三五年光景。那時十戈夫婦相繼亡過。自成只在山上尋了塊荒地。草草埋葬了。李過此時已是二十餘歲。一條大漢。自成也便招到駟中。那頭兒年紀已老。諸事懶管。都是自成當權。結了些狐羣狗友。無形中他便是駟夫長了。一日那頭兒跌了一交。痰湧上來。延了兩天。竟死掉了。自成以爲他資格例當充補。當時稟到縣衙。那知城中有個地棍于六。知這樁事有些油水。早在縣內當事的人手內賂通。自成稟狀批駁。點了于六充這差事。自成這口氣。如何捺得下。便與于六尅日打降。兩下都約了數十人。長鎗短劍。便在城外野地。見了面。叫罵起來。縣中官役。那裏禁得住。家家駭得閉了門戶。只聽得城外喊殺連天。一片

刀鎗相撞之聲。少時城內防營。掌起號來。滿街上馬蹄亂響。却是營官帶隊。忙去彈壓。方纔到場。那于六已滿臉是血。三五人架了回來。李過還如猶虎一般。提刀追來。虧得四五人。死命拽住。這時縣署公差亦到。自成挺身而出。同了于六一千人。同赴公堂。這縣官姓晏名子賓。久聞得自成凶橫不法。當時先驗過于六。傷痕甚重。流血如注。便喚上自成。略問情由。拍案怒道。你這死囚。目無法紀。一至於此。于六命在呼吸。怕你不去抵償。且打打你的凶氣。再說。登時喝命拽下。重打畢。然後收監。也是自成命不該絕。過了幾日。可巧那宴官兒調了別處。新官蒞任。這事就鬆下來。那花喜不惜金資。極力在新任手。與他打點。便將案情轉輕了。收繫的不甚吃緊。自成趁便。竟自逃出。暗地裏命李過安置了邢氏。他竟投到他母舅高迎祥大股賊隊裏去了。那賊目談罷。當時各散。次日文詔前隊。已相距四十餘里。嘉允只得分撥賊衆抵

敵。自己作中堅。命迎祥、獻忠等作爲後勁。先鋒一隊。係柴金梁王自用。兩軍既交。奮力血戰。那賊衆究竟是烏合。怎當文詔節制之師。少時賊中先鋒一隊不能支持。山崩似潰下來。自相踐踏。及冲動中堅。文詔兩支伏兵。又從左右裹來。將自成、獻忠後路截斷。只殺得尸橫遍野。嘉允慌了。正突不出重圍。虧得柴金梁浴血殺到。救了嘉允。領百餘殘騎。落荒逃去。獻忠迎祥見勢頭不佳。不敢交戰。領了後路賊衆。乘機逸走。文詔督兵追了一程。暫且息師河曲。慢慢相機跟追不題。後事如何。下回再敘。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且說孫承宗自清兵退出之後。終日以遼禍爲慮。總思量進取方好。這當兒遼東巡撫丘嘉禾。議論着修築廣甯、義州、古屯三處的城堡。以資防禦。承宗細想。還是先據右屯的地勢。並築城於大陵河。方爲扼要。籌畫既定。便開工。

修築。這個消息。早傳到清營。這時清營兵主。是四王子。便大怒道。他既有意防我。我偏要去攪他。其實清人此時。純是劫掠主意。不過借此起釁罷了。四王子登時點起八營勁旅。長驅而來。警報飛傳。遠近大恐。那時奉承宗之命。築大陵城的。便是祖大壽。與何可綱。率領馬步兵四千人。監鎮築城。還有從他處調來的兵。一萬數千人。專供版築之役的。城工方纔告竣。忽又遇這事兒。當時慌忙登城堅守。那四王子的雄兵。已陸續都到。圍得鐵桶相似。更分撥支隊。四出劫掠。並阻截那來援的兵。承宗聞警。忙飛檄徵兵進援。自己先率親衛。星夜馳入錦州。再議進兵。不多時。丘嘉禾率監軍道張春。總兵宋偉吳襄。各率所部。陸續趕到。那嘉禾性子懦弱。畏敵如虎。宋偉吳襄。兩人也各懷意見。大家到了錦州。承宗便督促進兵。吳襄道。末將營中有個柳道人。風角卜筮。無不精通。他占大壽命官裏。應有幾日難星。還須稍待幾天。方可出

險。宋偉道。豈有此理。兵貴神速。祖大壽既陷危城。待援不啻水火。怎說此沒要緊的話。兩人說至了。便爭競起來。承宗便命稍待幾日。轉眼間。過了八九日。方纔進兵不題。且說錦州有個壯士。姓高名應元。平日價遊俠好義。因四方多難。便不惜家貲。結交了許多肝胆朋友。最相契的。有兩個好友。一名陳二一名韓五。都是技勇超羣。名聞四方的。那年清兵攻打錦州之時。恣意屠掠。三人大憤。便招募了許多鄉勇。日給資糧。屬隸在祖大壽之弟大弼營中。這大弼身長八尺。面如噀血。善用鐵槊。舞開來疾如風雨。每殺得性起。咆哮如虎。因此軍中都喚他作祖二瘋子。一日兩軍大戰。高應元等三騎馬銜尾冲入敵陣。血戰良久。忽一回首。不見了韓五。那時敵兵排牆般擁來。堪堪冲動自己陣脚。應元大呼。忙與陳二殺出。馳向高岡。瞭望已陣。忽聞敵陣海螺吹起。便見一面飛龍繡纛。從萬衆中擁出。直撲已陣。纛下一將。橫刀大叱。將

馬一捨。打了一個盤旋。衆兵發聲喊。那馬蹄如翻蓋撒鉢相似。直入已陣。刀到處。血花亂飛。那將顧盼英偉。正在得意。只見祖大弼飛馬搶到。兩馬幾乎相並。鐵槊一挫。平胸便刺。那將大驚。忙一撥馬。剛剛閃過。馬腹上却去了一溜長皮。原來那將便是四王子。從此四王子提起大弼。總要搔搔頭的。當時清兵大勝。高應元。陳陳二五。都被虜過去。隨在營中。當些苦役。這時清兵又攻圍大陵。四王子大營。却駐在白雲山地。應元等暗俟空隙。逃回錦州。想要立些奇功。恰好祖大弼也在錦州。應元等見了他。各自欣喜。應元道。小人當日隨將軍馬足。實愜意。冀有以自見。今還是當日之心。將軍欲樹功名。小人竊有一策。今四王子八營之衆。大半屯駐白雲山。如能得通清語的百餘人。再募死士三二百人。夤夜暗挾火藥。斫他營壘。乘勢縱火。混入四王子大帳。刺殺了他。豈不甚妙。便是行刺不能得手。他八營一亂。勢必棄此而去。

那大陵之圍。自然可解了。也是釜底抽薪之法哩。大弼躍起。大悅道。此計甚妙。登時領應元等。見了承宗。承宗略問底細。囑大弼等仔細行事。大弼回至已營。與應元等歃血。結爲兄弟。次日死士與通清語的。俱選募齊了。結束預備。夜至三鼓。應元等各携短刀。悄悄前導。大弼率衆隨後。那夜月色朦朧。風色迷漫。一行人拔步疾趨。默無聲息。只有荒野草樹。被風吹得簌簌的響。少時已望見深樹影裏。透出清營燈火。一陣陣巡邏鈴杙之聲。順風吹來。將到營前。應元悄悄知照了衆人。取出竹叫子。銜在口內。只聽吱的兩聲。衆壯士暴喊如雷。短刀齊奮。斫將人來。橫衝直撞。逢人便殺。將各營攪得大亂。黑暗中如有千軍萬馬。清兵百忙裏。摸頭不着。登時人馬自相踐踏。並互相亂殺起來。那時應元早直奔大帳。死士等投發火藥。紅光騰踔。烟燄彌天。已將四王子大帳。火雜雜的燒起。四王子不及甲冑。只披了一件寢衣。露頂奔出帳。

前護衛已死掉大半。只有十餘人。端着尸骸。冒火保四王子冲出。與應元等撞個對面。兩下短兵相接。在烟燄中。擾作一塊。韓五忽見四王子寢衣一閃。從叢刃中奔出。向帳東北角逸去。忙大呼撲到背後。舉刀將落。那知四王子技擊絕倫。飛起一脚。獨足一旋身。拍一聲踢中韓五手腕。那支手登時折了下去。幸得應元趕到。四王子不敢戀戰。一伐身影兒不見。逃得去了。原來清人最講角觝武功。腿脚捷勁。另有一種內功。後來入關得國。還相沿此制不廢。選八旗子弟。入御撲營練習此技哩。當時應元大弼等。大鬧白雲山。八營將士死者無數。堪堪天色將明。應元忙命通清語的壯士。故意喧譁相語。清兵那裏辨得。竟趁亂闕將出來。不題。且說丘嘉禾率張春並宋偉吳襄。進兵赴援大陵。方行到長山。已望見前路塵頭大起。一彪軍殺來。原來清人料此地是赴援大路。特撥隊來要截。宋偉吳襄忙傳令駐軍。且立下營棚。方匆匆

立就。那清隊前鋒已到。乘着銳氣直攻宋偉營柵。幸得宋偉立營。甚是堅固。清兵力攻。不能得手。便撤回攻吳襄的營。吳襄支持良久。軍中大亂。紛紛四潰。宋偉奮勇來救。血戰至日色平西。死傷狼藉。也敗將下來。嘉禾早策馬先逃。獨有監軍道張春。挺刀大呼。力斬數人。馬蹶被執。這張春字太守。同州人氏。才兼文武。熟於遼東軍事。累有戰功。能得士心。遼人愛之如慈父母。被執之後。抗節不屈。清某王甚加禮遇。使以經術教授滿洲子弟。成就人材甚多。十餘年後方死。遺命以明朝衣冠殮葬。人都呼他爲張夫子。此是後話不題。且說祖大壽久困危城。盼望援兵。總不見到。堪堪食盡。雀鼠都羅掘一空。人馬倒斃。都把來充饑。軍士餓得東倒西歪。還強勉守禦。清人意在招降。只牢圍定。一面遣隊四出劫掠。一日大壽對可綱道。吾輩喋血固守。固是臣子之分。却是朝廷也特煞沒分曉。孤軍懸寄。竟這等棄掉不理。可綱怒道。馬革

裏尸。男兒許國。本當如此。爲何怨望起來。大壽冷笑一聲。拂袖而起。大綱沉吟良久。回至己帳。當夜飛筆草了一篇文字。揣入懷內。次日以激勵將士爲名。在己帳高設高皇神位。傳齊將弁。大壽亦到。只見可綱全裝佩劍。慷慨誓勵一番。忽然向大壽道。可綱生負國恩。將以一死作將士之氣。此後重任。盡在將軍。說罷從懷內取出文稿。對衆朗誦一遍。却是一篇自祭文。衆人聽了。俱嗚咽感憤。大壽紅着臉方要勸慰。只見可綱鬚髯戟張。大叫一聲。拔劍自刎而死。大壽感動。撫尸痛哭一番。又苦支了幾日。部下軍心亦潰動起來。清人招降的書札。又時時射入。大壽歎息一回。只得率衆投清。四王子慰勞甚至。便命他前赴錦州。設法取下。大壽暗喜。暫可脫身。便忙忙去了。這裏四王子也搶得意足。便凱唱旋師。只將那新築的城。登時毀掉不表。且說衆流賊。自河曲被曹文詔殺散後。仍然此仆彼興。到處翻亂。這時降後復叛的賊。已

攻陷了甘泉河西等處。還有混天猴等。假扮販糧客人。賺入宜君城。又乘勢攻入鄜州。其中有一股賊首。名趙四勝。本是個不第秀才。他在鄉里時光。左近有座石油寺。僻靜清幽。甚有風景。寺中主持法一。與四勝甚爲相得。這四勝功名未遂。頗知勤習。便在寺讀書。獨自居了後院的藏經閣。這閣子十分高峻。遠遠村落。都望得見。四勝日間讀書。晚間便點起一穗孤燈。忙忙抄記書史文字。這本是學人常事。那知時當荒亂。易起謠言。這村中人見他終日埋頭。獨處高閣。夜間紅熒熒的燈光。常至夜半。也不知他抄寫的是些什麼東西。便大家拿神見鬼。亂傳道不好了。這趙先生鬼鬼祟祟的。夜裏作營生。莫非要學黃巢。造兵書作反麼。越謠越甚。竟有慌裏慌張。暗向法一探聽的。偶然趙四勝走出。大家都指指點點。交頭接耳。久而久之。公門中人。也來探探顛腦。法一見不豫話。便向四勝道。趙先在你這等。須不是頑法。如今這樣

年光偷被了這等口聲。性命丟掉。不值甚麼哩。四勝也慌了。方打量移居。那知風聲越緊。已有拿辦的消息。四勝情知這當兒是有口難分的。便索性以假當真。嘯聚起來。因此自號爲點燈子。這時領賊衆向沁水進掠。却是向沁水要道。須經過寶莊。這寶莊極爲繁勝。不下數千戶。築有莊城。甚爲堅固。莊中少年。俱習武備。便是昔年殉難副使張銓的故里。這張銓的夫人霍氏。系出將家。頗諳武略。平日價周恤鄉里。無微不至。每春秋佳日。必集合莊中子弟。練習武功。張夫人親臨校閱。一般的給賜牛酒。夫人有時高興。往往彎弓盤馬。馳騁一回。大家歡呼雷動。無不低頭心服。及至賊警報到。莊中父老。便集合了進見夫人。有主張棄此而去的。有主張守禦的。紛紛不一。夫人從容道。依老婢之見。避不如守。怎麼呢。空莊而去。家定不保。即便逃出。遇賊亦死。同是一死。何如努力堅守。還有萬一之望。父老道。夫人所見甚當。吾等謹聽。

指揮。夫人大喜。便命父老分頭布勒精壯。次日齊集武場聽點。這裏張夫人府中。連夜發出許多器械資糧。二百餘名家將。俱結束整齊。次日清晨。衆鄉兵已烏壓壓排隊齊集。少時只見十餘騎青年健婢。短衣窄履。肅然排隊而至。夫人一騎隨後。戎裝佩劍。家將等簇擁在後。父老忙接入。相見過。夫人傳令道。守禦之法。自有成規。獨有軍法宜肅。父老子弟。須要當意。大家齊聲道。是。夫人便酌點人衆。分陣守禦。賊至不得喧譁。矢石度能及賊。方可投射。旗鼓均宜掩息。點撥已畢。卽命登城。夫人又親自環城巡歷一回。果然部伍精嚴。十分雄壯。正瞭望間。忽東北上一大羣鳥。飛鳴而過。夫人道。東北茂林最多。禽鳥被攪而起。莫非賊鋒將到了麼。衆人方一怔。只見黃塵揚起。兩騎探馬飛也似跑到城下。大叫道。賊隊距此。已十餘里了。夫人忙命掩旗息鼓。不許出聲。便又巡察各陣。只見一處守禦的甚是忽略。忙尋那主者。方知因家

內有些小事。回家去了。夫人大怒。喝命家丁去揪將來。少時擁到。夫人叱道。汎地重要。如何擅離。於法當斬。卽喝命推下。登時揭首示衆。大家悚然。越法竭力守禦。少時賊隊遮天蓋地般湧來。後面車馱上。還載了些掠來的婦女。紅紅綠綠。哀號四徹。紛紛的立下營柵。鼓聲一起。吶喊攻來。却是城上靜悄悄的。不見人影。忽然數聲畫角。城四面旌旗布列。丁壯林立。敵樓上閃出一員女將。青帔素鎧。按劍大喝道。亡命草寇。安敢張我令旗。一揮矢石如雨。擊死賊人無數。相持良久。賊衆不能取勝。天色已晚。暫爲收軍。夫人略爲歇息。當夜便通宵巡歷。只見賊營燈火。密如繁星。一陣陣歡呼笑語。並婦女號啼之聲。順風吹來。夫人仰望天空。歎息一回。次日天色微明。賊騎已然四合。相持至辰時。兩下殺傷相當。忽的城下賊衆。讓開一條道路。賊營中也鼓譟起來。却擁出一羣婦女。有數百人。一個個掩面悲啼。弱步伶仃。走得稍慢。老大

的棍棒打下。臨近城下。喝命都脫去衣褲。赤身辱罵。內中一個少婦。略爲忸怩。那賊將大怒。登時一鎗刺倒。衆婦女大驚。都顧不得羞恥。忙脫得精光。一望白瑩瑩的。指着城頭。罵將起來。着者自愧無描寫女媧的筆力。也就不必細爲刻畫了。當時城上守兵。都掩了面孔。不忍正視。張夫人大怒。柳眉剔起。咬得牙咯咯的響。忙挽起雕弓。覷定賊將咽喉。一箭射去。那賊將正在下面提刀跳躍。冷不防應絃而倒。城上守兵。勇氣百倍。一聲喊。排弩如蝗射下。賊衆稍退。方打量輪流再攻。忽聽本營鳴金收隊。原來探得曹文詔大隊兵馬。跟追殺來。所以不敢戀攻。夤夜拔營。掠向稷山方面去了。張夫人保得莊城。也不敢輕敵追擊。當時檢點死傷莊衆。一一厚給撫恤。許多生命家產。竟被夫人略施智勇。輕輕保全了。後來事聞朝廷。欽賜夫人城三字。以旌其功。好不榮耀哩。後事如何。請看下回。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鑿兵

且說點燈子忙忙丟下竇莊。率衆竄至稷山境內。那知冤家路窄。恰與曹文詔兵馬相遇。大小三五戰。賊衆降潰略盡。點燈子只賸十餘殘騎。落荒逃走。至唐兒峪。被文詔伏兵捉獲。當卽殺掉。過了幾日。文詔擢升臨洮總兵。又與巡撫練國事等分頭戰賊。威名大震。先是文詔自河曲破賊之後。便又率遊擊左光先等分捕宜君清澗米脂諸路賊衆。每戰必勝。那掃地王等皆已伏誅。這時却有神一魁的餘黨。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諸賊。屯聚鎮原地面。想要趁勢去掠平涼。諸賊未到鎮原之先。這鎮原已被顯道神毀的不堪。所以諸賊不願久屯此處。這顯道神名高加討。本是個邊關逃卒。生得相貌猙獰。身長九尺。善用一條棗木棍。重四十餘斤。每逢對敵。叱咤如雷。便以猛獸撲人。銳不可當。且又天生獸性。不知人理。是甚麼。每逢臨陣。必先將掠來

的婦女。揀選白皙長大氣體壯盛的十餘人。喚到帳中。不怕帳下衆兵。嚴裝待發。他只行所無事。必待他暢然意滿。然後揮鞭上馬。便如飲了狂藥一般。比平時分外兇猛。故所到之處。婦女遭其荼毒。一言難盡。那時撲到鎮原。人民死亡逃逸。不計其數。其中也有命不該絕的。有一家徐姓兄弟。都是有名諸生。家傳孝友。當時亂起。大徐忙抱起個幼女。逃逸在城上北隅僻靜處。破窩鋪內。此處素爲乞丐棲止之所。無人理會。偷眼見城內外殺人如麻。戰抖抖的餓了兩日。腹如雷鳴。兩眼生花。正在無奈的當兒。恰巧靠城下便是一家樓房。有兩個賊進去搜掠財物。得了個大布囊。十分沉重。兩賊便爭奪起來。這個冷不防一刀斫去。立時殺掉那個。這個忙打開布囊一看。大失所望。原來是滿滿的乾胡餅。不由大怒。拾起囊。向城上一擲。大抄步走了。恰好這布囊。正落在窩鋪邊。大徐因此得以不死。次日看衆賊稍稍靜了。都已歸

營大徐悄悄下來。想逃到城外。方轉了一條巷子。忽聽後面大叫道。男子那裏走。忙回頭一望。却是一個悍賊。手挺長矛。如飛趕來。大徐一忙。急逃入一家空宅內。躲入床下。方刺蝟般縮定了。只聽一人喘吁吁屁滾尿流的跑來。不由分說。向牀下便鑽。一張肥臀。直僵在大徐頭上。好不氣悶。那悍賊已經趕到。用矛向牀下亂戳。那來的人大叫而死。悍賊臨去。還罵道。便宜你。以爲死的便是大徐。那小徐被一賊追至城外河邊。料無生理。忙縱身躍入河內。幸不滅頂。那賊見他。不死。忙趕去用矛便刺。只離咽喉一寸多。却穀不着。那賊探探身子。想刺着他。那知河岸土鬆。脚下若再加勁。那片岸就要崩陷下去。只哈着腰兒向小徐謙虛一回去了。小徐却也脫了性命。那鎮中西柵門裏。還有個劉道人。年已七十餘歲。獨自一身。賃居在一個老媪家裏。聞得賊兵將到。氣得他終日揎拳勒袖。飲得醉醅醅的。走到街坊上去罵。找了一條

長矛磨拭得鋒穎照眼。這日賊騎百餘。將犯西柵門。老嫗慌了手脚。東摸西
搗。不知拿些甚麼方好。一時情急。嚎哭起來。只見劉道飲得紅蟲一般。提矛
走來。道：「你不要鳥亂。等我殺賊快活快活。再護了你走。」一眼望見老嫗藏酒
的罈兒。大笑道：「快斟來我吃。」壯壯氣兒。只當飲了賊人項血。說着大碗價斟
起。一口氣吸了三五碗。提矛便走。剛到柵門。賊騎已喊殺而來。衆人早跑得
一空。只有劉道挺矛當住柵門。白鬚倒豎。殺氣飛騰。大呼尋鬥。如瘋虎一般。
衆賊被他氣懾住。都錯愕相顧。不敢相迫。便鬩一聲兜轉馬。從別處殺入。這
裏劉道一路嚷罵。拖矛走回。尋着老嫗。送出藏躲了。他還東張西望。一定要
尋顯道神廝併。走到一家門首。只見兩個秀才。從從容容的收拾行李。預備
逃走。一個秀才忽望了望貼的門神。不由歎道：「兵荒馬亂。人民遭難。如此時
有神荼鬱壘兩位將軍。那怕不能滅賊。一個嘖的一笑道：「我們讀書人。出言

須有根據。豈是細事。老兄這樣無稽之談。不怕人笑掉牙麼。這明明是唐朝褒鄂兩公。雖是流俗相傳。附會到門神上。總還後人欽慕他的忠勇。與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的那句書。還不悖謬。老兄却說到那裏去了。那秀才不服。漲着頸筋。拱拱手道。兄弟這話。是有根據的。那邱長春的西遊記。上面載得明白。白白。怎說是無稽哩。說罷忙忙進內。去檢西遊記。好容易大半天找出。指給那個看道。兄看如何。可是兄弟杜撰麼。那個也氣憤憤的拱手道。老兄見教極是。然而不然。這西游記是小說。怎拿他當正書爲據。那秀才道。西游就算小說。難道漢人東方朔的神異經。也不足據麼。真是笑話了。說着又跑去檢書。這劉道如看把戲一般。反呆呆聽得出神。這陣耽延。時候委實不小。四柵門賊衆已滿。無法可逃。兩個考據家。竟殉其所業。獨有劉道奮勇沖出去。了。顯道神据鎮數日。屠掠盡性。方纔掠向別處。所以狼藉如此。這時紅軍友

等。想從此去犯平涼。却被練國事忽調甘肅總兵楊謨等。扼住要路。只得竄入慶陽方面。文詔不敢怠慢。忙從鄜州問道。星夜馳至。會合了楊謨等兵馬。先據了西濠砦的地勢。這西濠在鎮原縣北面。是平涼的屏藩。紅軍友等賊隊亦至。兩下便大戰起來。賊兵被斬千餘級。生擒杜三。紅軍友楊老柴。率衆且戰且走。沿路上劫掠莊浪縣水落城等處。追至靜甯州。那紅軍却爲同黨殺死。只有楊老柴。率衆奔據了唐毛山。楊謨進戰。殺死無數。餘衆四散。這時李都司又糾合了可天飛郝臨菴獨行狼等。合兵急攻合水。十分危急。文詔率兵晝夜趕到。城上守兵。望見官軍旗幟。勇氣頓增。那賊却將精銳埋伏在南原。只用數百騎。前去迎戰。少時潮湧似的。假敗下來。後面一騎白馬。上面一將。生得顏如渥丹。劍眉星目。十分英俊。挺一技畫戟。大喝趕來。却是文詔姪兒。遊擊曹變蛟。當先殺入賊隊。當者盡死。文詔大軍也隨後殺來。看看引

到南原。只聽一聲號炮。伏兵盡起。長矛如林。四圍裹來。將變蛟等困在垓心。喊殺如雷。城上人看得分明。不由大驚。只見賊衆紛紛亂竄。變蛟一騎馬。縈迴曲折。一條戟怪蟒一般。左衝右突。血肉紛飛。勇不可當。少時文詔趕到。長刀一揮。縱馬深入。官軍四面夾攻。征塵亂抖。賊衆大敗。呼號振地。血流成渠。衆賊且戰且逃。逃至銅川橋虎兇窪兩處。又被官兵。大殺了兩陣。這時總兵洪承疇。已領大軍。馳至平涼。收降了賊將白廣思。殺死可天飛李都司等。餘黨四潰。文詔追戰至耀州錐子山。賊衆內鬩起來。有兩個賊目。見勢不佳。瞅空兒刺殺獨行狼郝臨菴。割了首級。率衆來降。承疇按罪之輕重。將久慣老賊。殺掉四五百人。其餘被脅從的。都給贖遣散。自此陝西大股賊衆。約略淨盡。只是文詔大小數十戰。每戰必捷。應得的功績。大半被承疇掩沒不敘。按下這裏慢表。且說山西地面的流寇。這時有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各股。分

道進掠。連陷澤州。壽陽諸州縣。全晉大震。汾州平陽等處。都戒嚴防守。各賊乘空。據了磨盤山。又分賊目爲三大股。閆正虎占交城。窺伺太原。小紅狼上天龍。據吳城。覬覦汾州。張獻忠紫金梁等。攻打遼州武鄉。朝廷因曹文詔戰陝有功。便下詔。命他節制山陝諸路兵將。進兵討賊。文詔奉詔。星夜東渡河。駐軍霍州。連日在汾河孟縣壽陽等處。大戰。殺賊無數。追斬了混世王。斬級二千五百餘。紫金梁老猢猻。奔武鄉。過天星奔高澤山。文詔分兵追擊。又殺死大半。自此文詔威名。賊聞喪胆。山西略清。都流入河北方面去了。抄過太行山。大掠山西河南交界之處。濟源清化各鎮。修武懷慶等府縣。都遭荼毒。官兵接戰。互有勝負。又有數股悍賊。來犯順德真定等處。這時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常州宜興人氏。進士出身。却長於武略。自崇禎二年。清兵圍攻都城。他便精練廣平順德大名二府的兵備。名爲天雄軍。拱衛京師。十分得力。

象昇生得英決精悍。兩目如電。最奇的是兩膊如鐵。力能控鼎。當時聞報大怒。忙命裨將設伏石城南。自督大兵。遙爲策應。果不兩日。賊騎長驅而至。伏兵殺出。賊衆大敗。象昇大兵趕殺。直抵青龍岡。賊衆捨死爭鬥。象昇大怒。縱馬殺入重圍。大兵繼後。賊衆山崩般潰。將下來。中有一個悍賊。一矛刺到象昇脅下。象昇急閃。矛鋒却陷入馬腹。將象昇掀落在地。那賊忙拔矛要刺。象昇已大呼躍起。挾住長矛。向懷內一掙。那賊已倒撞落馬。象昇掉轉矛鋒。穿入那賊脊背。向空中一掀。那尸身竟飛起兩丈多高。拍一聲。砸在賊隊內。象昇大呼。躍上賊騎。矛鋒到處。尸骸亂倒。衆賊那裏還有魂魄。都紛紛逃向岡頂。象昇不管崎嶇。揮兵直上。却有一賊從岸上。覷準象昇。颼的一箭。穿去一層額皮。又復一箭。將象昇馬前親衛射倒一名。象昇越怒。揮兵大進。衆賊一面跑。一面嚷道。逢着盧廉使。休想生活。快逃。快逃。這一戰。殺死賊目十一人。

餘賊無數。收還被掠男女二萬餘人。衆賊隨逃。隨路糾合。從邢臺縣抄過摩天嶺。西去直抵武安。這時副將左良玉在此鎮守。這良玉字崑山。原藉臨清人。久居遼東。少年無賴。時時張弓挾矢。馳逐長白山下。生得長身白晢。驍勇無匹。後來入了軍伍。積有戰功。便升了個都司官兒。却是貧苦異常。終朝悶悶。一日策馬在郊外馳獵。只見一個販馬客人。行膝毡笠。身量魁梧。騎了一匹烏雲蓋雪的馬。後面將着數匹。從面前走過。良玉望去。却是他舊友丘磊。當時呼見了。各自欣喜。並轡回來。良玉置酒歡敘。丘磊道。左兄近况。究竟不錯。幾時得的官兒。良玉道。不值甚麼。只是貧苦得緊。反不如你我當日痛飲揮霍的快活哩。丘兄幾時又作了這販馬生意。可還發財麼。丘磊笑笑。哼了一聲。命良玉屏退從人。低說道。我那裏真正販馬。却是探得一好彩頭。跟迨至此。你可知錦州發來數萬軍餉。三五日內。必從北道皇姑嶺經過。那嶺

下我有個好友胆量甚大。乘得我要去尋他商量。刼了這樁財物。怕不穀下半世快活。只是此人行踪無定。恐萬一不遇。便要錯過機會。我看左兄若愁貧苦。你我便料理這事。豈不甚妙。良玉沉吟一回。大喜應允。果不數日。皇姑嶺下。被強人刼去錦州餉銀。公文遍捕。十分嚴切。丘磊不敢遠去。只在良玉那裏藏躲。俗語說得好。紙兒包不住火。隔了數日。露出馬脚。官中弁吏將丘左兩人一索縛到。那丘磊真不含糊。概然供出。都攬在自己身上。良玉幸免一死。革掉官兒。越法無聊。忽想起當年曾在司徒公侯恂麾下。充過小校。這當兒侯恂却領軍在昌平鎮守。良玉便投到軍門。自請効力。司徒公見是舊校。好在軍中用人。只要材力出衆。便可安插。便命他充了一名帳前親校。却甚是賞愛於他。每逢讌會賓客。常饒他給役左右。行酒進炙。無事不作。那昌平是明代陵寢重地。每逢冬至節。朝廷例遣許多官員前去上祭。一日侯司

徒大譙上陵衆官。賓主盡歡。不覺夜半。這指揮何應筵席的人。便是良玉。他却趁空兒。喝得醉了。伏在一榻。酣睡如雷。及至席散。去檢點器皿。獨獨不見了四盞金杯。却是司徒公命良工特製。心愛之物。良玉一驚。酒也醒了。中夜躊躇。幾次想要逃走。終戀着侯公恩遇。無奈何。次日只得硬着頭皮。稟知侯公。叩頭請罪。侯公大笑道。起來起來。你這樣七尺男兒。豈是典客的材料。是我誤用你去幹那瑣事。你那裏還有罪過。良玉大喜過望。叩謝起來。十分感激。過了些時。大陵河城。被清兵圍困。朝廷急詔昌平軍。星夜赴援。總兵尤世威。甚有將略。且有知人之明。當時忙夤夜去叩軍門。進見侯公道。大陵現當危迫。清兵又非常勁銳。此圍甚不易解。未將雖甚願往。只是陵寢也須防護。如此看來。元帥須遣別將。但是誰能當此重任呢。中軍將軍王國靖。是一恂恂書生。不可去。那左右將軍。更不濟事。侯公聽了。沉吟一回。搔着頭道。這倒

是難事。誰可去呢。世威道。依末將看來。却有一人。足當此任。侯公聽了。不由起立。探身問道。誰呀。世威道。便是左良玉。却有一節難處。是良玉現爲小校。恐不足威帥諸將。這便怎好。侯公道。這不打緊。如良玉果能勝任。老夫自有道理。使他見重於人。事不宜遲。將軍可速去。示知良玉老夫此意。世威忙忙去了。侯公沉吟一回。忽命親衛提燈伺侯。竟步行去訪良玉。且說良玉方要就寢。忽見伺役人飛跑進來。道。將軍快起。尤總兵不知爲何事。帶領許多人。慌裏慌張。來尋左爺。良玉大驚失色。赤着腳跌下榻來。以爲是丘磊舊案。又復發作。世威前來捉他。百忙裏無處躲避。只急得鑽入榻下。這時世威已排門直入。大叫道。左將軍富貴到了。快拿喜酒與我吃。忽見良玉獐頭獅子一般。戰抖抖藏在榻下。不由笑着拉出一五一十。與他說明原故。良玉一面聽。一面戰慄。好久方定。忽的一碣碌。跪在世威面前。世威道。怎的怎的。忙也跪

下一腿。拉他起來。這當兒只見兩盞紗燈。匆匆前引。侯公早已進來。獎諭良玉一番。便令次晨轅門相見。良玉如作夢一般。只管發怔。次早轅門外。大集諸將。諸將也知些風聲。是侯公將選大將。都自命不凡的。結束齊整。挺胸凸肚的走來。雁翼排開。十分威武。少時鼓吹三通。侯公升了大座。只聽中軍宣令道。左良玉進見。諸將吃一大驚。就見良玉趨上參謁。鞠躬聽令。侯公對衆道。赴援大陵。吾特重託左將軍。昨夜吾已拜發表章。特升左將軍爲副將軍。位在君之上。諸君都當聽他號令。說罷酌酒三杯。賜良玉道。卮酒三。便是以三軍之命。屬託將軍。又拔一令箭付他道。將軍持此令箭。卽如吾自行。不用命的。請令立斬。諸將聽了。俱吐舌不迭。侯公又賜良玉精甲名馬。並白銀三千兩。以壯行色。良玉叩謝出來。感激涕零。向轅門叩首誓道。此行不立功績。良玉當自刎軍前。以報知己。果然到大陵後。威名大著。良玉從此有聲。這

時流賊掠到武安。良玉進戰。互有殺傷。末後衆寡不敵。良玉却敗將下來。河北三府地方。都被蹂躪。潞王大恐。忙飛章告急。朝廷命王朴等率京營兵數千。馳赴河南。却命太監楊進潮等。監各軍事。又命曹文詔。從山西移兵會勤。這時文詔已累次大勝。在懷慶等處。擒得滾地龍。敗走老獍。又與諸將湯九州。鄧玘。左良玉等。會兵追殺。連勝數陣。諸賊勢衰。早晚可望盪平。誰知河南巡按劉文譽。這個官兒。從前家居時節。因些小事。與文詔不對頭。這當兒。竟撫拾些風言風語。說文詔怙勢驕縱。朝廷不察虛實。竟將文詔調赴大同。去了諸賊。好比去掉一位活閻羅。好不快意。便依然縱橫起來。後事如何。請看下回。